

## ※ 學林誌傳 ※

# 清季詞人王鵬運研究的新發展

詹千慧\*

## 一、前言

王鵬運(1850-1904)，字幼霞，一字幼遐、佑遐，號半塘，亦號半塘老人、半塘僧鷺，清廣西臨桂（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人，與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並稱晚清四大詞人。王氏校刻詞籍之貢獻素為詞學界所推崇，其論詞「重、拙、大」之準則，亦因況周頤《蕙風詞話》之推重而廣為人知；至於創作方面的成就，則較少受到關注。王氏晚年刪定之《半塘定稿》及朱祖謀補輯之《半塘賸稿》<sup>1</sup>，是

\* 詹千慧，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sup>1</sup> 《半塘定稿二卷·賸稿一卷》一書版本有三：1. 小放下庵刻本。扉頁署「半塘填詞定藁二卷賸藁一卷」，有「小放下庵藏版」牌記、「半塘僧鷺小象」及光緒三十一年(1905)乙巳夏鍾德祥贊語，其後為「半塘填詞定藁敘目」與朱祖謀敘、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冬鍾德祥敘，《半塘賸稿》後且有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八月朱氏跋語。2. 朱祖謀刻本。《半塘定稿》刻於光緒三十一年，扉頁署「半塘定稿」，無牌記，首為敘目及朱氏、鍾氏敘，其後為小像與鍾氏贊語；《半塘賸稿》刻於光緒三十二年，未有朱氏跋語。此本內容與小放下庵刻本大抵相同。3. 民國三十八年成都薛崇禮堂刻《清季四家詞》本。前有況周頤〈半塘老人傳〉（原名〈禮科掌印給事中王鵬運傳〉），乃前述二本所無。詳參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中國韻文學刊》第24卷第3期（2010年9月），頁27。按：此文原發表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9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141-170，刊登於《中國韻文學刊》者乃修訂稿，茲以此為據。又，《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曾分別影印朱祖謀刻本、小放下庵刻本出版，分見二書第一七二七冊及第七七一冊。此外，據朱存紅之說，尚有南京姜文卿刻書處重刊本《半塘定稿》五十頁，乃仿朱祖謀刻本而來；又桂林圖書館藏有《半塘定稿》（二卷）南京京華印書館鉛印本及朱蔭龍編《半塘七稿八卷》初校本，前者乃民國三十七年鵬運侄孫王序寧、王序灝據光緒三十一年羊城刻本重刊，後者缺卷二《蟲秋集》且未收錄《南潛集》作品，詳見朱存紅：《王鵬運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論文，2011年），頁263-264。

過去研究王鵬運詞作的重要根據。朱氏〈半塘定稟敘〉云：

半塘詞嘗刻於京師，為丙、丁、戊三集，今刻於廣州者，乃君哀其前後七稿，刪汰幾半，僅存百許首，自定本也。予校讎既竣，而序之曰：……君天性和易而多憂戚，若別有不堪者。既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聲震內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窮，其才未竟厥施，故鬱伊不聊之概，一於詞陶寫之。君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鍼芥。其必名於後，固無俟予之贅言，而零縑遺墨，燦然如新，逝者不可復作，抑將何以為懷耶？<sup>2</sup>

鵬運在京時已刻有《味梨》（半塘丙稿）、《鷺翁》（半塘丁稿）、《蝸知》（半塘戊稿）三集，其詞作風格與學詞歷程，於此亦得略見梗概。有關王氏詞作，〈半塘填詞定稟敘目〉中有詳細記載：

卷一

乙稿《袖墨集》令慢七首《蟲秋集》令慢六首

丙稿《味梨集》令慢二十二首

丁稿《鷺翁集》令慢十九首

戊稿《蝸知集》令慢十六首

卷二

己稿《校夢龕集》令慢二十四首

庚稿《庚子秋詞》令十七首《春蟄吟》慢十三首

辛稿《南潛集》令慢十五首

凡二卷七稿九集一百三十有九首<sup>3</sup>

可知王鵬運詞集有七稿九集之多，包括《袖墨集》、《蟲秋集》、《味梨集》、《鷺翁集》、《蝸知集》、《校夢龕集》、《庚子秋詞》、《春蟄吟》、《南潛集》等。朱祖謀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半塘贖稟跋〉云：

半塘翁填詞凡七稟，自刻者為丙、丁、戊三稟。既又哀其已刻、未刻諸集，刪存百餘闕，付余寫定。翁沒後一年，余為刊之廣州，所謂《半塘定稟》也。然刊落甚，翁所揮為涕唾糠粃，不屑屑者，世之人率踵汗奔喘，望

<sup>2</sup> 〔清〕王鵬運著，朱祖謀輯：《半塘定稟二卷·贖稟一卷》（光緒三十二年小放下庵刻本）。

<sup>3</sup> 同前註。

塵而趨之，若不及者也。端居循省，良不能忍而割捨，輒刺取《袖墨》、《蟲秋》、《校夢龕》、《南潛》四集所雜者，得五十五闕，排錄成帙，其已墨版者，不復踵及。昔黃仲則與洪稚存論詩不合，戲要之曰：「脫不幸先稚存死，吾彙經若刪定，必乖吾旨趣矣！」翁生平旨趣，余不敢謂不知，今之為是刻也，其果不至於乖與？否也則卒不敢自知，願以俟之世之知翁詞者。<sup>4</sup>

王氏自詞稿中選取一三九闕交由朱氏寫定者，即是《半塘定稿》，鵬運歿後，由朱氏刊刻行世；朱氏傷其刪削過甚，復於《袖墨》等四集另選五十五闕補輯而成《半塘贖稿》。王鵬運位居晚清四大詞人之首，乃當時詞壇領袖，影響極為深遠，透過上引〈敘目〉及朱祖謀〈半塘定稿敘〉、〈半塘贖稿跋〉，可見半塘創作之豐、成就之大；然王氏詞作僅《定稿》、《贖稿》、《庚子秋詞》及《薇省同聲集》本《袖墨詞》<sup>5</sup>流通較廣，故論其詞者多以為據。《定稿》、《贖稿》共選錄王氏詞作一九四闕，與其詞作總量相較，可謂極為懸殊，如《庚子秋詞》錄有詞作二〇一闕，《薇省同聲集》錄有五十九闕，實已超出《定稿》、《贖稿》甚多。此二集乃王氏及朱氏選定，自有其代表性，唯就研究的角度而言，掌握王氏各集以見其創作全貌，方能對其生平及詞學有更為全面之瞭解。

近年在業師林玫儀先生蒐羅訪佚之下，覓得王氏早期詞集《四印齋詞卷》三種、稿本《梁苑集》，王氏與龍繼棟唱和之《王龍唱和詞》，與張祥齡、況周頤聯句之《和珠玉詞》，以及收錄於張祥齡《子苾詞鈔》的聯句之作<sup>6</sup>。王氏詞集目前除《南潛集》不知所蹤外<sup>7</sup>，其他大抵具在。據林先生統計，各集中王氏個人詞作經汰

<sup>4</sup> 同前註。又，下文所引《半塘定稿》、《半塘贖稿》詞作，皆以小放下庵刻本為據，不另註明。

<sup>5</sup> 《庚子秋詞》乃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王氏與朱祖謀、劉福姚等人困居北京城中，日相酬唱以寫幽憤之作；《薇省同聲集》乃彭鏗所編，收錄端木埰《碧澗詞》、許玉琢《獨弦詞》、王鵬運《袖墨詞》及況周頤《新鶯詞》。

<sup>6</sup> 一九九三年七月，林玫儀先生獲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支持，主持詞學主題計畫（二年期），參與者有饒宗頤、葉嘉瑩、吳熊和、嚴迪昌、張以仁、劉少雄諸位先生。計畫以清詞研究為主，主要是結合兩岸學界力量，整理臺、港、中國大陸及海外皮藏之清詞書籍書目；吳、嚴二位先生負責提供中國大陸圖書館之清詞別集目錄，林先生則尋訪調查臺、港、美、加等地所藏詞籍。詳見吳熊和、嚴迪昌、林玫儀：〈緣起〉，《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見存書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頁2-3。林先生訪書之際，發現王鵬運尚有不少詞集存世，遂開始留心王氏著作。本文引用之王氏罕見詞集，悉由先生提供，謹致謝忱。

<sup>7</sup> 上海圖書館藏王鵬運《校夢龕集初定稿本》，封面有王氏題記，集前且有致鄭文焯語，云：「除寄呈審定各本外，尚有乙稿《袖墨》、《蟲秋》二集，庚稿《庚子秋詞》（合《春蟄吟》為一卷），

除重複後，多達七四四闕，聯句之作若列入計算，數量在九二六闕以上<sup>8</sup>。此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二〇一二年出版《王鵬運集》，影印王氏著作十一種<sup>9</sup>，亦提供研究者若干罕見詞集。茲就《定稿》、《贖稿》之外，筆者所見收錄王氏詞作之詞集及其版本，按時代臚列如下（☆號者為酬唱聯句之作）：

1. 《王龍唱和詞》☆（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藏稿本）<sup>10</sup>：與龍繼棟酬唱之作。收錄光緒六年（1880）庚辰之詞作九闕。
2. 《袖墨詞》（上海圖書館藏謄清稿本）<sup>11</sup>：收錄光緒七年（1881）辛巳之詞作十五闕。此乃況周頤藏書。

辛稿《南潛集》，敝處皆無副本（《南潛》雖有手稿，而塗抹不堪入目），無從寄贈。」《南潛集》手稿迄今未見，唯《半塘定稿》收錄十五闕、《半塘贖稿》收錄二十闕，蓋精華已具。按：〈半塘老人遺物及遺著之近聞〉一文云：「又聞老人未刊遺稿，如《南潛》、《蟲秋》等集，並存大梁。孝飴先生將謄錄見寄，并老人五十五歲遺照，賜載本刊云。」見《詞學季刊》第3卷第3號（1936年9月），頁170。孝飴為鵬運之孫王序梅，此處提及《南潛集》，惜內容後未登載於《詞學季刊》。

<sup>8</sup> 詳見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頁39-40。張正吾、藍少成、譚志峰編有《王鵬運研究資料》（桂林：灕江出版社，1996年）一書，於「未刊詞」部分收錄王氏〈驀山溪〉（浪花飛雪）詞，有按語云：「據夏敬觀云：此詞『係癸卯三月赴南昌望廬山作，蓋《南潛集》中詞，《定稿》所未錄也。』」見頁209。所謂「七四四闕」，即包含此闕。又，劉映華〈王鵬運年譜〉「德宗光緒十六年庚寅（1893）四十二歲」載云：「（《蟲秋集》）……還應從《半塘詞錄》中補入四首：〈百字令〉（四山開霽）、〈鷓鴣天〉（鎮日看山未杖藜）、〈前調〉（不分瑤臺月下仙）、〈金縷曲〉（休惜纏頭費）。」見《廣西文史》，2004年第2期，頁55。其中，〈金縷曲〉見於《半塘乙稿·蟲秋集》（上海圖書館藏本）；〈百字令〉及〈鷓鴣天〉（不分瑤臺月下仙）二詞，未詳內容；〈鷓鴣天〉（鎮日看山未杖藜）僅見錄於劉映華：《王鵬運詞選注》（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頁38。按：有關《半塘詞錄》，朱存紅云：「筆者曾於2009年11月28日赴南寧拜訪了劉映華先生。先生時已85歲高齡，精神尚健旺，但記憶力已衰退，肯定了《半塘詞錄》一書的存在，但已回憶不起該書藏於何處，且其所有研究資料已分送他人。」見《王鵬運研究》，頁26。

<sup>9</sup> 王鵬運著：《王鵬運集》（二冊），收入潘琦主編：《桂學文庫·廣西歷代文獻集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包括：《半塘定稿》二卷、《半塘剩稿》一卷、《味梨集》一卷、《鶩翁集》一卷、《蠲知集》一卷、《校夢龕集》一卷、《庚子秋詞》二卷、《春蟄吟》一卷、稿本《梁苑集》一卷、《和珠玉詞》一卷及《皇朝謚法考》（續撰）五卷。據書前潘琦〈總序〉及〈出版說明〉，可知《桂學文庫·廣西歷代文獻集成》之出版，得力於廣西桂學研究會的積極推動。該學會成立於二〇一〇年，以整理廣西歷代文獻為重要工作內容之一。

<sup>10</sup> 參見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頁32。按：《王龍唱和詞》手稿之修復過程，詳參孫永平：〈《王龍唱和詞》手稿修復工作札記〉，《圖書館界》，2010年第3期，頁67-68。

<sup>11</sup> 參見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頁29。

3. 《梁苑集》（上海圖書館藏稿本）<sup>12</sup>：收錄光緒九年（1883）癸未秋日至十年（1884）甲申中秋之詞作二十九闕<sup>13</sup>。
4. 《四印齋詞卷》（袖墨詞、梁苑集、磨驢集、中年聽雨詞）（浙江圖書館藏張宗祥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張亞貞鈔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鈔本）<sup>14</sup>：收錄光緒六年（1880）庚辰至十五年（1889）己丑之詞作一二九闕，包括：《袖墨詞》三十七闕，《梁苑集》二十二闕（含聯句三闕），《磨驢集》四十三闕，《中年聽雨詞》二十七闕（含聯句一闕）。
5. 《半塘乙稿》（袖墨集、蟲秋集）（上海圖書館藏臚清稿本）<sup>15</sup>：收錄光緒六年（1880）庚辰至十九年（1893）癸巳之詞作六十五闕，包括：《袖墨集》四十一闕，《蟲秋集》二十四闕。封面有鵬運手書題署：「戊戌歲暮錄於京邸，癸卯春暮訂於邗溝，牖下陳人記。相距六年，家國之感，有不堪回首者矣。」
6. 《袖墨詞》（光緒十六年 [1890] 刻《薇省同聲集》本）<sup>16</sup>：收錄光緒六年（1880）庚辰至十五年（1889）己丑之詞作五十九闕。此集與端木采《碧澗詞》、許玉瑒《獨弦詞》、況周頤《新鶯詞》合刊，是現存王氏最早刊刻之詞集。
7. 《半塘丙稿》（味梨集）（上海圖書館藏臨桂王氏刻本）<sup>17</sup>：收錄光緒十九年（1893）癸巳至二十一年（1895）乙未九月之詞作一二二闕（含聯句七闕）。
8. 《和珠玉詞》☆（《惜陰堂叢書》本、光緒二十年 [1894] 甲午刻本、惜陰堂

<sup>12</sup> 同前註，頁 27-28。按：廣西師大出版社《王鵬運集》收錄之《梁苑集》，即是翻印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sup>13</sup> 此集另收錄王氏詩作三十七首及雜文二篇，詳見林玫儀：〈稿本《梁苑集》對王鵬運研究之意義——以客居開封之交遊為中心〉，《文學經典的傳播與詮釋（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年），頁 297。

<sup>14</sup> 參見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頁 28。又，三種版本之異同，詳見林玫儀：〈三種四印齋詞卷之彙校及其版本源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0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125-165。

<sup>15</sup> 參見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頁 28-29。

<sup>16</sup> 同前註，頁 31。又，臺灣學生書局曾於民國六十一年影印此集出版。

<sup>17</sup> 同前註，頁 29-30。按：廣西師大出版社《王鵬運集》收錄《味梨集》，未註明版本來源，經考察可知與上海圖書館藏刻本同。

- 抄稿本)<sup>18</sup>：與張祥齡、況周頤聯句之作。全書收詞一三八闕，其中有王氏聯句一三七闕。
9. 《子苾詞鈔》☆（民國十年[1921]成都存古書局刻《六譯館叢書》本）<sup>19</sup>：張祥齡撰，或為張氏自作，或為與王鵬運、況周頤、鄭文焯等人之聯句。收錄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前後王氏聯句六十五闕。
10. 《半塘丁稿》（鷺翁集）（上海圖書館藏臨桂王氏刻本）<sup>20</sup>：收錄光緒二十二年(1896)丙申三月至二十三年(1897)丁酉冬日之詞作六十二闕。
11. 《半塘戊稿》（蝸知集）（上海圖書館藏臨桂王氏刻本）：收錄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春日及二十五年(1899)己亥立春之詞作六十二闕（含聯句二闕）。
12. 《半塘己稿》（校夢龕集）（上海圖書館藏《校夢龕集初定稿本》、上海圖書館藏刻本、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圖書館藏舊抄本）<sup>21</sup>：收錄光緒二十五年(1899)己亥之詞作六十三闕。稿本乃王鵬運錄出、請鄭文焯校訂者，封面有鵬運手書題署：「庚子正月錄出，半塘僧鷺題記。」全書多有鄭氏眉批，書末且有識語。刻本前有陳柱題識，可知此書乃其校刻印行。
13. 《庚子秋詞》☆（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刻本）<sup>22</sup>：與朱祖謀、劉福姚等人

<sup>18</sup> 參見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頁 32-33。按：廣西師大出版社《王鵬運集》收錄《和珠玉詞》，未註明版本來源，經考察可知乃《惜陰堂叢書》本。又，封面有「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民國卅四年劫後存書」藏印，此館即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圖書館。

<sup>19</sup> 參見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頁 33。

<sup>20</sup> 同前註，頁 30。按：此集後為《半塘戊稿 蝸知集》，二者合刊。廣西師大出版社《王鵬運集》收錄《鷺翁集》、《蝸知集》，未註明版本來源，經考察可知與上海圖書館藏刻本同。

<sup>21</sup> 林玫儀先生所見《校夢龕集》有二，一為稿本，一為刻本，均藏於上海圖書館，見〈王鵬運詞集考述〉，頁 30-31。廣西師大出版社《王鵬運集》收錄《校夢龕集》，魯朝陽云：「本書所收為桂林圖書館藏舊抄本，無目錄、序跋，抄寫年代未詳，然不得晚於民國間。」（〈解題〉，頁 5）。此集抄錄於印有「南新書社監製」字樣之稿紙，內容與刻本大抵相同。又，封面有「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民國卅四年劫後存書」藏印。

<sup>22</sup> 參見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頁 31-32。又，臺灣學生書局曾於民國六十一年影印此集出版。按：廣西師大出版社《王鵬運集》收錄《庚子秋詞》，未註明版本來源。此書封面有「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民國卅四年劫後存書」藏印，扉頁題「庚子秋詞 / 二卷春蟄吟坵〔奎圩印〕長方白文印」；其中「春蟄吟坵」題字及印文，以及書中「集虛精舍」、「无著齋」、「數點梅花天地心」、「周氏省吾」、「醒吾」等藏印，乃學生書局本所無。題辭部分，張亨嘉、宋育仁詩作後

酬唱之作。收錄王氏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八月末至十一月之詞作二〇一闕(全書收詞六二三闕)。

14. 《春蟄吟》☆(上海圖書館藏刻本)<sup>23</sup>：與朱祖謀、劉福姚等人酬唱之作。收錄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十二月至二十七年(1901)辛丑三月之詞作四十六闕(全書收詞一五九闕)。

15. 《南潛集》：收錄光緒二十七年(1901)辛丑至三十年(1904)甲辰之詞作。此集目前未見，《定稿》錄有十五闕，《贖稿》錄有二十闕。

綜觀王氏詞作，以往僅《定稿》、《贖稿》、《薇省同聲集》、《庚子秋詞》等較為人知，其生前所刻之丙稿(《味梨集》)、丁稿(《鷺翁集》)、戊稿(《蝸知集》)則流傳未廣。前述諸集與相關資料的陸續發現或出版，已為王鵬運研究開展新契機：

(一) 眾多詞集之利用：包括《四印齋詞卷》、稿本《梁苑集》、《半塘乙稿》、稿本《袖墨詞》、《薇省同聲集》本《袖墨詞》、《味梨集》、《鷺翁集》、《蝸知集》、《校夢龕集》，以及《王龍唱和詞》、《庚子秋詞》、《春蟄吟》等，各集詞作數量與《定稿》、《贖稿》差距甚大，由選集收錄之一九四闕擴展至七四四闕，包含聯句更達九二六闕以上，為王氏詞作研究提供豐富的文本。

(二) 研究成果之湧現：近數十年來，王鵬運的相關研究眾多，有以王氏生平事蹟或詞集、詞作進行研究者；有從群體研究，如清末四大家或臨桂詞派、粵西詞人等著眼者。關於王氏生平及其詞集詞作之研究，專著如劉映華《王鵬運詞選注》、譚志峰《王鵬運及其詞》(附〈王鵬運生平簡表〉)、張正吾、藍少成、譚志峰編《王鵬運研究資料》，以及巨傳友《臨桂詞派研究》(附〈臨桂詞派詞人年表〉)等<sup>24</sup>。學位論文則有羅福強《清末廣西兩詞人王鵬運與況周頤研究》、陳正平《庚子秋詞研究》、劉紅麟《王鵬運詞的悲劇意識及王鵬運與晚清詞派之關係》、李曉璋《半塘香一瓣，嶺表此宗風——王鵬運與臨桂詞派》、王偉《薇省同聲集初

為劉恩猷〈清平樂·集夢窗句〉(紫簫天渺)詞，學生書局本宋詩、劉詞之間，另有俞陛雲詩二首、張仲忻〈秋思耗·依夢窗韻〉(衰帽當風側)詞，劉詞後尚有陳銳〈秋思耗·用夢窗韻〉(衰影經秋側)詞。又，《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亦收錄王鵬運等撰《庚子秋詞》清末刻本，見該書第七冊。

<sup>23</sup> 參見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頁32。

<sup>24</sup> 劉映華《王鵬運詞選注》見前文。譚志峰：《王鵬運及其詞》(桂林：灕江出版社，1991年)。張正吾、藍少成、譚志峰編《王鵬運研究資料》見前文。巨傳友：《臨桂詞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探》、宋麗娟《王鵬運詞集研究》、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陳尤欣《庚子秋詞研究》、邱建順《王鵬運及其《半塘定稿》、《半塘賸稿》探賸》等<sup>25</sup>；又如劉瑩《清末四家詞研究》、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侯裕隆《晚清四大詞家對常州派詞論之承繼與開展》、劉紅麟《晚清四大家詞學與詞作研究》等以四大家為題之論文<sup>26</sup>。

至於單篇論文，如：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劉映華〈王鵬運年譜〉、馬興榮〈王鵬運年譜〉、趙平〈詞人王鵬運歸葬之謎〉、巨傳友〈性格·品格·詞格——王鵬運何以成為清末詞家之首〉、龍子仲〈抉鱗談片半塘詞〉、卓清芬〈王鵬運等《庚子秋詞》在「詞史」上的意義〉、查紫陽〈王鵬運與晚清詞學群體〉、李保陽〈王鵬運、龍繼棟唱和詞手稿述略〉等。又，林玫儀先生亦有〈王鵬運詞集考述〉、〈王鵬運早期詞集析論〉、〈三種四印齋詞卷之彙校及其版本源流〉、〈稿本《梁苑集》對王鵬運研究之意義——以客居開封之交遊為中心〉等多篇論文<sup>27</sup>。

<sup>25</sup> 羅福強：《清末廣西兩詞人王鵬運與況周頤研究》，香港珠海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何敬群指導，1983年。陳正平：《庚子秋詞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汪中指導，1995年；後收入《古典詩歌研究彙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4輯第18冊。劉紅麟：《王鵬運詞的悲劇意識及王鵬運與晚清詞派之關係》，暨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魏中林指導，2000年。李曉璋：《半塘香一瓣，嶺表此宗風——王鵬運與臨桂詞派》，南昌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羅春蘭指導，2007年。王偉：《薇省同聲集初探》，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彭玉平指導，2007年。宋麗娟：《王鵬運詞集研究》，廣西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李寅生指導，2008年。朱存紅：《王鵬運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論文，沈家莊指導，2011年。陳尤欣：《庚子秋詞研究》，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馬大勇指導，2012年。邱建順：《王鵬運及其《半塘定稿》、《半塘賸稿》探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陳宏銘指導，2013年。

<sup>26</sup> 劉瑩：《清末四家詞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葉慶炳指導，1980年。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吳宏一指導，2000年。侯裕隆：《晚清四大詞家對常州派詞論之承繼與開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陳文華指導，2004年。劉紅麟：《晚清四大家詞學與詞作研究》，蘇州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論文，2005年；其後，劉紅麟將其碩士、博士論文加以擴展，出版《晚清四大詞人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一書。

<sup>27</sup> 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8卷第6號（1934年6月），頁6；此文復收入《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按：此文署名「飴」，乃因序梅字「孝飴」之故，詳後考。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龍榆生詞學論文

(三) 歷史文獻之公開：如秦國經主編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收錄王鵬運履歷單、履歷片<sup>28</sup>，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藏之傳包、傳稿<sup>29</sup>及奏摺<sup>30</sup>，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奏摺等。又如李學通《〈半塘言事〉選錄》收錄王氏奏議三十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收錄三件，張正吾等編《王鵬運研究資料》收錄三十五件，詳見後文。

(四) 詞題詞序之解讀：王鵬運詞作多帶有詞題或詞序，在研究上之意義有三：1. 瞭解王氏詞作撰作之時空背景，有助於認知作品內容。2. 考察王氏與友人唱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37-448。劉映華編著：〈王鵬運年譜〉，頁66-76、2004年第2期，頁54-58、2004年第3期，頁74-81、2004年第4期，頁58-61。馬興榮：〈王鵬運年譜〉(上)、(下)，《詞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6輯(2006年1月)，頁267-300、第18輯(2007年12月)，頁268-295；此譜後收入《馬興榮詞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下冊，頁583-629。趙平：〈詞人王鵬運歸葬之謎〉，《廣西文史》，2007年第4期，頁78-80；此文亦收入趙平著：《桂林往事》(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252。巨傳友：〈性格·品格·詞格——王鵬運何以成為清末詞家之首〉，《古典文學知識》，2008年第1期，頁65-70。龍子仲：〈抉鱗談片半塘詞〉，《河池學院學報》第28卷第4期(2008年8月)，頁45-50。卓清芬：〈王鵬運等《庚子秋詞》在「詞史」上的意義〉，《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0卷第3期(2010年5月)，頁18-25。查紫陽：〈王鵬運與晚清詞學群體〉，《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頁89-95。李保陽：〈王鵬運、龍繼棟唱和詞手稿述略〉，《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學術論文/報告系列(三十七)》(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13年)。又，林攻儀〈王鵬運詞集考述〉、〈三種四印齋詞卷之彙校及其版本源流〉、〈稿本《梁苑集》對王鵬運研究之意義——以客居開封之交遊為中心〉已見前文；〈王鵬運早期詞集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1期(2010年3月)，頁127-179。

<sup>28</sup> 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6冊，頁123a。

<sup>29</sup> 「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目錄資料庫」，網址：<http://digital.npm.gov.tw/Article.aspx?Lang=1&SNo=03000140>，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收錄「傳包」和「傳稿」及《進呈本·大清國史人物列傳》等資料。傳包，包括國史館為修纂列傳所咨取或摘鈔的各種傳記資料，有事蹟冊、事實清冊、訃聞、哀啟、行狀、行述、咨文、履歷片、出身清單、奏摺、片文、祭文、年譜、文集、列傳、政績或功績摺等傳記史料，共三五三六包。傳稿，為清國史館及民國清史館纂修人物列傳時保存下來的稿本，前者包括初輯本、重繕本、校訂本、增輯本和定本等，後者為清史館纂修《清史稿》時留下之稿本，共八三三四件。

<sup>30</sup> 見「明清與民國檔案跨檔案資料庫檢索平臺」，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c/archive/archivekm>，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此乃整合故宮博物院「宮中檔奏摺、軍機處奏摺錄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與經濟部門檔案」及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等各單位資源而成。

酬情形及交遊，有助於理解其生平。3. 王氏無論詞專著傳世，欲探究其詞論，過去多根據其校勘詞籍時所撰序跋、題記或與友人往來之書劄；詞題、詞序中提供的資訊，實有助於補充其詞學觀點。就研究王氏生平事蹟及其詞學而言，此等文獻材料極為重要，然而性質亦頗為零碎，必須披沙揀金，方能運用。

（五）王氏後人之記述：現定居美國的半塘玄孫王禹晶女士，曾於個人網站發布多篇記述王鵬運事蹟之短文，兼及王氏家族資料<sup>31</sup>，對於考訂鵬運先世及其子孫等相關問題極具價值，王女士同時提供大量家族照片<sup>32</sup>，更是彌足珍貴。此等資料，是近現代研究王鵬運者所未見及。筆者有幸與王女士取得聯繫，又得以釐清相關問題，訂補王氏家族細節。

上述五點，皆為王鵬運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亦是本文撰寫特色。以下茲就家族資料補證、生平事蹟考述、詩文作品增補等方面論述之，期望藉由新資料、新觀點之運用，對王氏其人其學有更為全面之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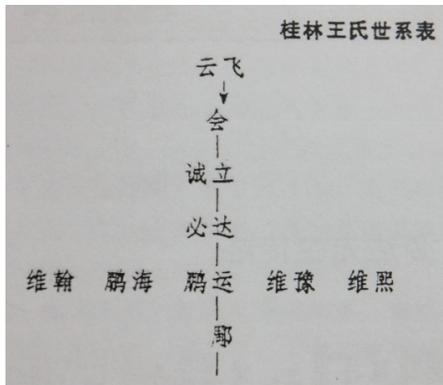
## 二、家族資料補證

王鵬運先世及家族之記載，首見於端木採〈甘肅安肅兵備道調補廣東惠潮嘉兵備道臨桂王公神道碑銘〉（以下簡稱〈神道碑銘〉）；此銘乃受鵬運所託，為其父王必達所撰，近代學者朱蔭龍據此又撰成〈王必達世德記〉（以下簡稱〈世德記〉）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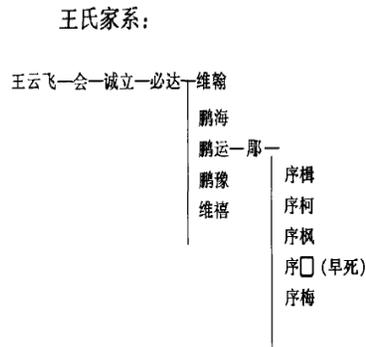
<sup>31</sup> 王女士先後將文章及相關資料遷移至不同的網路空間，最早為「百度空間」，名稱作「燕懷堂」，版主為「獨孤小鷺」，網址：<http://hi.baidu.com/vwacssaswabbdtq>；其後為「文學城海外博客」，名稱作「所謂鷺者……」，版主同前，網址：<http://blog.wenxuecity.com/myoverview/16396/>；近期使用「倍可親——海外中文門戶」，名稱作「ruthrose的個人空間」，網址：<http://big5.backchina.com/?254133>，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下文使用此三個網站資料時不另註明）。網站收錄之文章不盡相同，本文引用時以後二者為主。

<sup>32</sup> 主要見於王禹晶：〈這些家族老照片，有百年左右的歷史了〉（2008年8月12日）、〈晚清詞人王鵬運和他的後人〉（2008年10月21日）、〈整理一下〉（2008年10月20日）、〈老照片和照片背後的故事（一）（二）（三）〉（2008年10月22日）等文。本文引用之王鵬運家族照片，承蒙王女士提供，特此致謝。

〈王必達先生傳略〉二文<sup>33</sup>。歷來研究王鵬運者，大抵根據二家所記<sup>34</sup>。端木氏〈神道碑銘〉云：「君諱必達，……先世浙之山陰人。曾祖雲飛，……歷任廣西昭平縣，卒官，貧不能歸，遂家於桂林。」朱氏〈世德記〉載：「王氏，原籍浙江山陰縣，遷桂之祖諱雲飛，三傳至必達，始以臨桂縣籍應試，遂為臨桂人。故宅在省垣鹽道街燕懷堂，未嘗鄉居。如以今之市縣區分衡之，實應正名為桂林市人。」可知王氏原籍浙江山陰縣<sup>35</sup>，遷桂之祖名雲飛。朱氏將王雲飛以下可考知者，繪成「桂林王氏世系表」，劉映華從之，於所撰〈王鵬運年譜〉前附有「王氏家系」，且增列鵬運孫輩：



表一：朱蔭龍「桂林王氏世系表」



表二：劉映華「王氏家系」

綜合二表，知王雲飛生子會，會生子誠立，誠立生子必達，必達生子維翰、鵬海、鵬運、維豫、維熙（或作「鵬豫、維禧」，詳後考）。鵬運有子名郟，郟生

<sup>33</sup> [清]端木採：〈甘肅安肅兵備道調補廣東惠潮嘉兵備道臨桂王公神道碑銘〉，繆荃孫編：《續碑傳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卷38，頁8b。朱蔭龍：〈王半塘先生世德記〉，收入張正吾、藍少成、譚志峰編：《王鵬運研究資料》，頁14-22，文後有〈王必達先生傳略〉、〈王必達墓碑銘文〉、〈王必達〉（《臨桂縣志·人物志》）三篇附錄。按：朱文原見於《廣西日報》琴可（朱蔭龍字）主撰之〈甘寂寞室零札〉（1948年9月9日），後收入《朱蔭龍詩文選》（桂林：灕江出版社，1995年），見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7。

<sup>34</sup> 如：譚志峰：《王鵬運及其詞》，頁4-5；劉映華：〈王鵬運年譜〉，頁67；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7。

<sup>35</sup> 鵬運有詞〈八犯玉交枝·寄園朱藤弟四〉（門掩青槐），結處「只夢憶繁枝，天池甚日歸來也」句下注云：「余舊籍山陰，徐文長天池書屋青藤，聞至今尚存。」見《春蟄吟》（上海圖書館藏刻本），頁30b；又見於《半塘定稿》，卷2，頁15b-16a。

序楫、序柯、序楓、序□（早逝）、序梅。朱氏云：「右表所列，僅及半塘本支一系，其餘各房，不復贅錄。然王氏宗支駢衍，不少達尊。半塘群從中，尤多通脫幹濟之材，散居桂垣蘇浙各地，族望高華，至今尤足為清漓增色也。」顯見王氏一族之興盛。

〈神道碑銘〉與〈世德記〉雖已提供鵬運先世及家族之基本訊息，然仍較為簡略。鵬運孫王序梅撰有〈王半塘老人傳略〉，云：「先世浙之山陰人。高祖官廣西昭平等縣知縣，卒於官，貧不能歸，遂家於桂林。……赴汴依仲兄以居者約兩載。」所述亦不出〈神道碑銘〉。半塘玄孫王禹晶女士云，日本侵華時曾掠去一批清代會試硃卷，戰敗後贈與美國猶他州家譜博物館<sup>36</sup>，其中有「王耀文」（原名必敏）、「王必名」及「唐景崧」等人之硃卷。由於硃卷記有應試者家世資料，可據以瞭解其親族關係；耀文、必名二人為鵬運叔父、堂叔父，二人之先祖亦即鵬運之先祖，而唐景崧為鵬運堂叔之女婿，硃卷中兼及直系以外的旁支，故能提供珍貴的家族資訊。茲據會試硃卷並參考現存資料<sup>37</sup>，以鵬運直系為主，自鵬運五世祖父王大紹以下十代，分述如後：

## （一）鵬運先祖

### 1. 王大紹：

王大紹，鵬運之五世祖父，亦即其高祖父的父親。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有關鵬運之先世，自端木採以降，僅溯自其高祖父王雲飛。端木採〈神道碑銘〉云：「曾祖雲飛，……遂家於桂林。」朱蔭龍〈世德記〉云：「王氏，原籍浙江山陰縣，遷桂之祖諱雲飛……。」其後論者皆從之，由鵬運上溯四代，為：

王雲飛——王會——王誠立——王必達——王鵬運

今據〈王耀文會試硃卷〉，其中明白記載：

高祖大紹

<sup>36</sup> 據王女士言，家譜博物館將硃卷視為考卷一類，故轉贈哈佛大學圖書館，哈佛又整理成影印件與幾所大學分享。王必達弟必鏞之玄孫紹曾先生（孝恆）曾前往家譜博物館尋找燕懷堂王氏家譜，僅尋得王拯（必達妻為王拯外甥）家譜，經館員告知可至大學查找會試硃卷，方得王耀文（必敏）、王必名及唐景崧等人硃卷。按：顧廷龍編：《清代硃卷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中，未收錄上述三人卷子。

<sup>37</sup> 出自王禹晶女士個人網站者，皆註明出處，見於電子郵件者不另註明。

高祖妣氏張

氏馬

曾祖雲飛（原名千驥）

曾祖妣氏楊

祖觀堂（原名會）

曾伯／叔祖千能、千億、千奕、千祿、千驢

胞叔祖路……

胞伯／叔誠保、誠修、誠心、誠仁

嫡堂叔誠意

又〈王必名會試硃卷〉記載：

高祖大紹

高祖妣氏張

氏馬

曾祖雲飛（原名千驥）

曾祖妣氏楊

祖觀堂（原名會）

曾伯／叔祖千能、千億、千奕、千祿、千驢

胞叔祖路……

胞伯／叔誠立、誠修、誠仁

堂伯誠意……

堂姪維翰、鵬海、鵬運、鵬齡、鵬安、鵬升、鵬進、鵬元、鵬豫、維熙、維經

原配趙氏

繼配阮氏

是故鵬運之先世，最早可推知至前五世：

王大紹——王雲飛——王會——王誠立——王必達——王鵬運

張氏 楊氏

馬氏

從硃卷且知王大紹配偶為張氏，繼配馬氏。趙平嘗謂昔年桂林王鵬運墓園有「皇清

敕授文林郎王西橋、敕封孺人王母楊氏太君合墓」<sup>38</sup>（王西橋即王雲飛，詳後文），可知雲飛配偶姓楊，唯墓碑現已不可見，今得硃卷印證，知其可信。又，王女士云王必達弟必鏞有玄孫二人，一名紹曾（字孝恆），一名驥曾（字孝良），二人之命名，乃為紀念遠祖「大紹」及「雲飛」（原名千驥）而來；此等細節，非王氏後人，自是極難知曉。

## 2. 王雲飛：

王雲飛，鵬運之高祖父。生年不詳，卒於嘉慶十八年（1813）癸酉。

雲飛原名千驥，號西橋，為王氏遷桂之始祖。據《（乾隆）紹興府志》，雲飛為乾隆三十三年（1768）戊子舉人<sup>39</sup>。屢試禮闈不第，經由大挑之制<sup>40</sup>出任江西星子（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縣）知縣，復任廣西昭平（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昭平縣）知縣。卒於官。家貧不得歸葬，後人遂居於桂林<sup>41</sup>。

據《陽朔縣志》載，王千驥號西橋，浙江山陰舉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於此署縣事；另據《昭平縣志》載，屬浙江籍之「王千驥」曾於嘉慶八年（1803）在該地任知縣<sup>42</sup>。朱存紅《王鵬運研究》謂王雲飛：「又名千驥，號西橋。……歷任陽朔、

<sup>38</sup> 趙平〈詞人王鵬運歸葬之謎〉云：「最早入葬的，是歿於嘉慶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的『皇清敕授文林郎王西橋、敕封孺人王母楊氏太君合墓』。」見氏著：《桂林往事》，頁 252。

<sup>39</sup> [清]李亨特修，平恕、徐嵩纂：《（乾隆）紹興府志》（乾隆五十七年刻本）：「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科：王千驥〔知縣〕。」（卷 33，頁 20b）。

<sup>40</sup> 艾永明云：「大挑是清朝專為會試下第舉人設立的一種入仕途徑，目的是為消除歷科舉人積次壅滯，疏通寒賤，及時任用。清初定例，舉人會試三科不中，准補知縣，一科不中，改就教職，名曰『揀選』。」見氏著：《清朝文官制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24。

<sup>41</sup> 端木埙〈神道碑銘〉：「曾祖雲飛，以乾隆戊子舉人，大挑知縣，歷任廣西昭平縣，卒官。貧不能歸，遂家於桂林。」朱蔭龍〈世德記〉：「雲飛為乾隆戊子浙江舉人，屢試禮闈不售，以大挑知縣出宰江西星子，數轉至廣西昭平，卒於任所。貧不能歸，遂定居桂林。」又王必達《養拙齋詩·酒泉集二》有詩一首（詩是吾家事），題云：「曾王父領浙省，解官江西，移粵右，貧不能歸，歿遂葬焉。」見《養拙齋詩十四卷，附錄一卷，附王必蕃撰桂隱詩存一卷》，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光緒十六年至十九年臨桂王氏家刻本），第 684 冊，頁 123。

<sup>42</sup> 《昭平縣志》：「王千驥（姓名）浙江（籍貫）嘉慶八年（在任年月）。」見李樹柟修、吳壽崧等纂：《昭平縣志》卷 4，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第 21 冊，頁 101。《陽朔縣志》：「王千驥，號西橋，浙江山陰舉人，乾隆五十八年署縣事。」見張岳靈修、黎啓勳等纂：《陽朔縣志》卷 4，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第 204 冊，頁 492。

昭平等縣知縣，其中乾隆五十八年署陽朔縣事，嘉慶八年任廣西昭平知縣，後於嘉慶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卒於官……。」<sup>43</sup>所根據者，乃是前述縣志與趙平之說：「半塘尾，王氏塋地，有歿於嘉慶十八年(1813)十月二十日的『王西橋』墓碑，乃最早入葬者。」<sup>44</sup>朱氏認為王西橋墓「應即王鵬運高祖王雲飛墓，可知王雲飛即王西橋」<sup>45</sup>，其說可從，唯尚有可補充之處：

(1) 有關雲飛之姓名字號，朱氏云雲飛「又名千驥」，然據〈王耀文會試硃卷〉：「曾祖雲飛，原名千驥。乾隆戊子科浙江舉人，大挑一等，歷任江西袁州府同知、星子縣知縣，廣西永福、博白、昭平等縣知縣。勅授文林郎。」<sup>46</sup>可見「千驥」乃是原名，是以《陽朔縣志》、《昭平縣志》所載姓名俱為「王千驥」。此外，朱存紅以趙平所見墓碑鐫刻卒年月日與縣志所載籍貫及到任時間考之，推測王西橋墓應即王雲飛墓。據王禹晶女士言：「桂林王氏後人講兩位鼻祖的墓碑，一個是西橋，一個是觀堂，據此認為是號。」可知「王西橋墓碑」確是雲飛墓碑無誤，「西橋」為號，亦可與《陽朔縣志》之記載相印證。

(2) 端木埙〈神道碑銘〉謂雲飛「以乾隆戊子舉人，大挑知縣，歷任廣西昭平縣，卒官」，朱蔭龍〈世德記〉云「以大挑知縣出宰江西星子，數轉至廣西昭平，卒於任所」，大抵根據前者而來。〈神道碑銘〉雖云「歷任」，卻未明載除廣西昭平外，雲飛尚任職何縣，所謂「卒官」，亦未交代卒於何官任上；至於〈世德記〉所記，雲飛先是「出宰江西星子」，其後數度轉任他官，最後轉至廣西昭平，卒於任上，細究之，朱蔭龍所記更為翔實。朱存紅認為：「王雲飛在廣西除官陽朔、昭平知縣外，其他不可考。」<sup>47</sup>唯據〈王耀文會試硃卷〉，雲飛「歷任江西袁州府同知、星子縣知縣，廣西永福、博白、昭平縣知縣」；另據《（光緒）吉水縣志》載：「徐午：歙縣舉人，乾隆五十二年署。王千驥：山陰舉人，乾隆五十二年署。朱乘：桐鄉舉人，乾隆五十二年署、五十三年任。」<sup>48</sup>又可知雲飛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署吉水縣事數月。其仕宦歷程，清晰可明。

<sup>43</sup> 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 7-8。

<sup>44</sup> 趙平：《桂林往事》，頁 252。

<sup>45</sup> 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 7。

<sup>46</sup> 按：〈王必名會試硃卷〉所記相同，唯「昭平」後無「等」字。

<sup>47</sup> 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 8。

<sup>48</sup> [清]彭際盛修，胡宗元纂：《（光緒）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 25，頁 6b。

(3) 據《陽朔縣志》、《昭平縣志》載，雲飛分別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嘉慶八年(1803)在兩地任知縣。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中摺件有嘉慶六年(1801)八月六日廣西巡撫謝啟昆奏摺，云：「奏為昭平知縣王千驥病癒，離浙遙遠，無力回籍，可否援照向例就近報痊，仍留廣西委用。」硃批：「照所請，行吏部知道。」<sup>49</sup>另有嘉慶六年十月一日謝啟昆奏摺：移會稽察房廣西巡撫〔謝啟昆〕奏：「昭平縣知縣王千驥因患病，題准回籍調理。茲據布政使清安泰詳稱，該員在省醫治痊癒，稟懇就近報痊等情。查該員係未經實授之員，可否仍留廣西委用，出自天恩。」奉硃批：「照所請，行吏部知道。」<sup>50</sup>可知雲飛嘗告病請求回籍調理，唯未及回鄉而病已痊癒，因返浙路途遙遠（或為〈神道碑銘〉、〈世德記〉所云「貧不能歸」），仍請留用廣西。

(4) 《陽朔縣志·卷四·宦績》云：「王千驥，號西橋，浙江山陰舉人，乾隆五十八年署縣事。……操守清廉，抵任後，湖南辰苗滋事，調兩廣兵剿之。邑為水陸要衝，兵差過境，騷擾不堪。公為請於撫軍，委員彈壓，民困以紓。嚴於治賊，由是群小斂迹，時人稱之。」<sup>51</sup>雲飛請為撫軍以紓民困，且治賊有道，頗得令譽。清人吳俊〈昭平〉詩云：「縣苦民如獠，村荒霧似埃。山從臨賀折，江自伏波開。聞道多逋賦，將毋闕吏才。春陵元刺史，三歎有餘哀。」於「聞道」句下注云：「知縣王千驥來謁，云民間逋賦甚多，亟謀催科之法。」<sup>52</sup>可見雲飛任官此地時曾憂心百姓逃避賦稅的問題，積極謀求解決之道。至於「操守清廉」云云，亦與〈神道碑銘〉「貧不能歸，遂家於桂林」之記載相印證。王必達撰有長詩，題作：「曾王父領浙

<sup>49</sup> 故宮博物院「宮中檔奏摺、軍機處奏摺錄副」，文獻編號：404005813；統一編號：故宮091596；箱號：2706，據「明清與民國檔案跨檔案資料庫檢索平臺」，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c/archive/archivekm>。又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9輯（1993年5月），頁641。按：此書未正式出版，但有複印本現藏故宮，詳參馮明珠、許玉純：〈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全文影像資料庫」數位化流程與使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型數位計畫·經驗交流》（2008年10月），頁3，參見網址：<http://www.npm.gov.tw/uploads/2006042102413934644/intro-9.pdf>，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

<sup>50</sup> 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亦有嘉慶六年(1801)十月一日「吏部為患病痊癒知縣王千驥留省委用由」摺（登錄號215703-001），內容與故宮所藏相同。

<sup>51</sup> 張岳靈修、黎啓勳等纂：《陽朔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204冊，頁492。

<sup>52</sup> 〔清〕吳俊：〈古今體詩〉，《榮性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464冊，影印山東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卷16，頁14b-15a。

省，解官江西，移粵右，貧不能歸，歿遂葬焉。平生詩稿，達猶及見，後乃散佚。達出仕後亦不廢詩，家祭日作長排略敘梗概，六十韻。」故「貧不能歸，歿遂葬焉」云云，蓋為事實，由此尚知雲飛撰有詩稿<sup>53</sup>。

雲飛配楊氏<sup>54</sup>。王耀文、王必名會試硃卷俱云：「胞叔祖路。」耀文、必名為會之孫、雲飛之曾孫，故知雲飛有二子，一名會，一名路。

### 3. 王會：

王會，鵬運之曾祖父。

會與雲飛同為遷桂始祖。〈王耀文會試硃卷〉載：「祖觀堂，原名會。誥贈朝議大夫。」<sup>55</sup>云「會」乃「觀堂」原名，然王禹晶女士云「觀堂」當為號（見前引）。王必達有詩〈題張梅生大令珠江侍釣圖南山詩人大令之祖也·其四〉（天風吹鏡水），未注云：「先大父舊隱若耶溪，予未之能從也。」先大父，即王會也<sup>56</sup>。據端木埰〈神道碑銘〉及朱蔭龍〈世德記〉，雲飛任官廣西昭平，貧不得歸，其子會亦無法回浙應鄉試，故於粵東、粵西間擔任幕友。早卒，卒後贈資政大夫，配馮氏<sup>57</sup>。王禹晶女士言會有子六人，長曰誠立，且云：「誠字輩弟兄五個（立、仁、保、心、□），外加胞叔兄弟（修），是桂林有名的六個師爺。」王耀文、王必名會試硃卷分別記載：「胞伯 / 叔誠保、誠修、誠心、誠仁」、「胞伯 / 叔誠立、誠修、誠仁」，王女士所言序次與硃卷或異。今按：綜合硃卷觀之，「胞伯 / 叔誠保、誠修、誠心、誠仁」云云，非按其兄弟排行，而是以功名排行，故統稱為「伯 / 叔」。耀文、必名硃卷另記有「嫡堂叔誠意」、「堂伯誠意」，由「胞伯 / 叔誠保、誠修、誠心、誠仁」、「胞伯 / 叔誠立、誠修、誠仁」推知，誠立、誠仁、誠保、誠心、誠修是五同胞兄弟，由「嫡堂叔誠意」、「堂伯誠意」推知，誠意與上述五人應是堂兄弟。王女士所言乃在未見硃卷之前，因此，「六個師爺」應是：「誠字輩弟兄五個（立、仁、保、心、修），外加胞叔兄弟（意）」。

<sup>53</sup> 參見註 41。

<sup>54</sup> 趙平〈詞人王鵬運歸葬之謎〉云：「最早入葬的，是歿於嘉慶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的『皇清敕授文林郎王西橋、敕封孺人王母楊氏太君合墓』。」見氏著：《桂林往事》，頁 252。

<sup>55</sup> 按：〈王必名會試硃卷〉所記相同，唯「誥贈」作「例贈」。

<sup>56</sup> 王必達：《養拙齋詩·豫章集二》卷 4，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684 冊，頁 37。

<sup>57</sup> 端木埰〈神道碑銘〉：「祖會贈資政大夫，妣馮夫人。」朱蔭龍〈世德記〉：「（雲飛）子會，貧無貲回浙應鄉試，遊幕粵東西，早卒。」

## 4. 王誠立：

王誠立，鵬運之祖父。

據〈神道碑銘〉及〈世德記〉，誠立承繼父業，卒後封資政大夫<sup>58</sup>。〈王必名會試硃卷〉記載：「誠立，誥封朝議大夫、江西饒州府知府。晉封中憲大夫。」自王女士云誠立兄弟為師爺一事觀之，誠立承繼父業一說，正與前述王會擔任幕友之記載相合。

誠立配何氏(?-1850)，乃何焯之曾孫女。王必達詩〈中元祭外祖家感成二首〉，其一首句「江左文章山斗尊」下注云：「外祖之祖諱焯，學者稱義門先生。」次句「劔南絃誦口碑存」下注云：「簡州牧，諱元時，外祖之父。」<sup>59</sup> 端木塚〈神道碑銘〉及朱蔭龍〈世德記〉皆云誠立生四子，必達居長。王女士謂誠立四子名必達、必蕃、必敏（後名耀文）、必鏞，其〈解開《紅樓夢》作者之謎〉一文云：「元時之子未曾出仕，隱居桂林，以師爺為生，育一女，適臨桂王氏，即桂林西園的主人，資政大夫（因子而誥贈）王誠立。何夫人育四子（必／達、蕃、敏〔耀文〕、鏞）。元時子媳歿於桂林後，均由女婿王誠立扶靈柩歸葬蘇州何氏墓地。」元時，為何焯之子<sup>60</sup>，誠立所娶，乃元時之孫女、何焯之曾孫女，故必達詩中

<sup>58</sup> 端木塚〈神道碑銘〉：「考誠立，封資政大夫，妣何夫人，生四子，君其長。」朱蔭龍〈世德記〉：「會子誠立，能世其業，娶何氏，生四子，必達其長也。」

<sup>59</sup> 王必達：《養拙齋詩·篋餘稿》卷14，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84冊，頁192。王禹晶：〈曾國藩幕僚何鏡海先生〉（2007年9月29日）：「何鏡海係清代著名學者何焯先生的後人，其姑媽是燕懷堂三世祖母。何鏡海先生和半塘老人的父親霞軒公為姑舅表兄弟，時值太平天國軍攻打皖贛，霞軒公任江西建昌知縣。」又〈燕懷堂三世祖母何夫人家世〉（2007年3月8日）：「據半塘的父親王霞軒《養拙齋詩》記載，半塘的祖母何夫人，是清代著名學者何焯（義門）先生的曾孫女。按血緣，半塘老人也是義門先生的後人了。」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709/41794.html>、<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703/10973.html>。

<sup>60</sup> 王禹晶：〈解開《紅樓夢》作者之謎〉（2014年5月1日）：「從二〇〇六年到二〇一四年，王孝恆先生查閱了大量資料，發現了何焯先生隱姓埋名的證據：雍正七年出生的何元時，是何焯先生在六十九歲時的老來得子，這些資料證明雍正繼位之前，義門先生為避禍而『詐死』的傳說，絕非空穴來風。何元時，雍正七年出生，乾隆十八年癸酉年，以江蘇太倉籍參加鄉試，順天榜舉人。乾隆三十七年，以『元』姓，『時』名，『元時』，出任華陽知縣，四十一年任簡州牧，據《倉州志·人物·記載》：『何元時八袞能文方是健，一生積德不為貧。』老先生卒于嘉慶二十一年，時八十有七。」詳見：<http://www.backchina.com/blog/254133/article-200343.html>。按：孝恆乃必鏞玄孫紹曾之字，必鏞為鵬運父必達之弟。

云外祖之祖為何焯。

《臨桂縣志》載：「王必達，道光二十三年癸卯舉人，花翎二品銜，廣東惠潮嘉道。王必蕃，道光二十六年丙午舉人，安徽知縣。王必鏞，咸豐十一年辛酉舉人，安徽南陵知縣。王耀文（必敏），咸豐十年庚申會試恩科鍾駿聲榜進士，刑部貴州道主事。王吉士，甘肅崇信縣知縣，光緒十年任甘肅玉門知縣。王維翰，同治十三年甲戌陸潤庠榜進士，歸郎中本班二品頂戴河南糧鹽道。」另據〈唐景崧會試硃卷〉：「聘王氏。誥贈奉直在夫諱誠仁公季女。即選知縣名必榮胞妹。癸卯舉人、現任江西饒州府知府名必達，庠生、江蘇即補知府名必昌，丙午舉人、現任安徽建德縣知縣名必蕃，壬戌舉人、即選知縣名必名，庚申進士、刑部主事名耀文，己未舉人名必鏞，候選藩經歷名必盛嫡堂妹。甲子舉人、戶部郎中名維翰姑母。」<sup>61</sup>按：誠立四子必達、必蕃、必敏、必鏞：必達，即鵬運父。必蕃，字子宣，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舉人，任安徽建德縣知縣。其人屢見於必達詩作，所撰《桂隱詩存》即附刻於必達《養拙齋詩》後，集後有鵬運光緒十八年（1892）王辰除夕識語：「右《桂隱詩存》一卷，子宣叔父遺書。叔父甫及冠，舉道光二十六年鄉試，解榜聞之。先安肅公嘗起坐歎述，最稱叔父聰悟博綜。」<sup>62</sup>必敏，即耀文。據〈王耀文會試硃卷〉，知必敏乃是原名，字芝生，號于遜，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五月二十四日生。咸豐十年（1860）庚申進士，任刑部貴州道主事。必鏞，咸豐舉人<sup>63</sup>，安徽南陵知縣。王女士云必鏞字質溪，娶陳氏（桂林狀元陳家），育一子名鵬元，四孫，十七曾孫（序字輩）。

誠立之胞弟誠仁有子嗣必榮，另有女兒數人。〈唐景崧會試硃卷〉稱必榮為「即選知縣」，其胞妹即適唐景崧者，乃誠仁公季女。又，上引《臨桂縣志》、〈唐

<sup>61</sup> 《臨桂縣志》、〈唐景崧會試硃卷〉內容轉引自王禹晶：〈桂林山水背後的文化〉（2007年1月12日）一文，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701/14784.html>。後文引同。唐景崧娶王誠仁（即鵬運祖父王誠立之弟）之季女，故其硃卷記有王氏家族資訊。王禹晶：〈燕懷堂的女兒們之「唐景崧的王夫人」〉（2008年11月27日）：「祖姑婆還未過門，病逝。唐景崧為此哀痛不已。在唐景崧的《請纓日記》和考卷中，都有詳細記載。」詳見：[http://big5.backchina.com/blog/254133/article-20639.html#.U96AI\\_mSySo](http://big5.backchina.com/blog/254133/article-20639.html#.U96AI_mSySo)。

<sup>62</sup> 《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84冊，頁204。又，朱存紅云：「必達弟必蕃，字子宣，二十歲即舉道光二十六年鄉試，可知其約生於道光七年（1827）。」見氏著：《王鵬運研究》，頁12。此當是據鵬運識語之推算。

<sup>63</sup> 按：有九年（1859）、十一年（1861）二說，參見《臨桂縣志》、〈唐景崧會試硃卷〉所載。

景崧會試硃卷〉尚有吉士、必昌、必名、必盛等人：吉士，甘肅崇信縣知縣，光緒十年遵旨任甘肅玉門知縣。必昌，庠生，江蘇即補知府。必盛，候選藩經歷。〈王必名會試硃卷〉中，有吉士、必盛、吉人、必信諸人。王禹晶女士云：「曾國藩幕僚中的王必昌，以及必榮、必名、吉士等，當是必達之叔伯弟弟。」以上數人，應為誠保、誠心或誠修兄弟之後代。必名，硃卷載其字畏侯，一字實卿，生於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三月二十六日。又載云：「胞伯／叔誠立、誠修、誠仁」，可見必名當為誠保或誠心之子。《（同治）永順府志》卷首載：「同知銜湖南永順府保靖縣知縣王必名（廣西臨桂人）。」卷七〈秩官續編〉載有王必名其人：「廣西臨桂縣進士，同治十二年任。」《（民國）溆浦縣志》載有王必名其人：「廣西臨桂縣進士，光緒九年九月任。」<sup>64</sup> 據前述方志、《臨桂縣志》、〈唐景崧會試硃卷〉，以及《庚寅秋季縉紳錄》、《（光緒）湖南通志》、《國朝進士題名碑錄》等記載，可知必名為同治元年（1862）舉人，七年（1868）進士，同治十二年（1873）任湖南永順府保靖縣知縣，光緒二年（1876）任善化縣知縣，九年（1883）九月任溆浦縣知縣，十二年（1886）任桂陽直隸州知州<sup>65</sup>。根據必名硃卷，又知其原配趙氏，繼配阮氏；有子名維屏，有二女，時俱幼。

<sup>64</sup> [清]張天如等纂修，[清]魏式曾增修，[清]郭鑑襄增纂：《（同治）永順府志》（清同治十二年刻本），卷之首，頁2b；卷7，頁15a。吳劍佩修，舒立淇纂：《（民國）溆浦縣志》（民國十年活字本），卷15，頁52b。

<sup>65</sup> 王禹晶：〈先祖王必名與《讀紅樓夢隨筆》〉（2008年12月30日）引陳毓罷《讀紅樓夢隨筆》作者考云：「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庚寅（光緒十六年，1890）秋季縉紳錄》載：『桂陽直隸州：知州王必名，廣西臨桂，進士，（光緒）十二年十月升。』此書之原藏主在王必名之名下用毛筆注明『實卿』，可見『實卿』是字而『必名』是名，名與〔班〕實相關合。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二五〈職官〉載：『保靖縣：知縣王必名，廣西臨桂進士，同治十二年任。』可見此人在同治十二年作過湖南保靖縣的知縣，與《抉隱》所記相合。他一直在湖南作官，據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二三〈職官〉載善化縣：『知縣王必名，廣西臨桂進士，光緒二年任。』善化縣與長沙縣同為湖南的首縣。《郭嵩燾日記》光緒六年正月二十日記：『張力來談，述及張子遇調署瀏陽，王石卿調署湘鄉，兩首縣並有更動。』又光緒七年六月二十日記：『陸恆齋應湘鄉王石卿之召分校試卷，告辭啟行。』王實卿亦作王石卿。……王必名曾中過進士，由《國朝進士題名碑錄》可知他是同治七年戊辰科（1868）進士，第三甲第五十名。」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812/46634.html>。

## (二) 鵬運父母、兄弟

### 1. 王必達：

王必達，鵬運之父。鵬運高祖王雲飛遷桂後，其曾祖王會、祖父王誠立定居於此，無功名，擔任幕友，至鵬運之父王必達，方以臨桂籍應試。端木埰〈神道碑銘〉云：

年十七，入臨桂縣學。道光癸卯，舉於鄉，讀書務經世學。粵寇起，無錫鄒公鍾泉撫粵西，辟主文檄，以勞敘知縣。咸豐五年謁選，得江西之建昌。……九江復。鄂撫胡文忠公曰：「建昌令力戰，與有力焉。」疏聞於朝，超擢知府，且馳書曾文正公，稱其才，李忠武公亦盛推之。十年，攝建昌府事，總江西糧臺。十一年，攝南昌府事。……同治改元，授饒州守。……粵寇平，曾公上君功，賞花翎，擢監司，仍留江西。七年，劉公上其治，登計典，引見，交軍機處記名。八年，權臬使，曾公檄督釐局。十一年，復權臬使。十二年，特簡督糧道。明年，以憂歸。光緒三年服闋，引見，授甘肅安肅道。時相國左侯方西出師，君當嚴關，總轉餉，內培生民，外不匱供億，前後五年。兵事蕨，以勞賞加按察使銜。……侯上其治，賞二品頂戴。……七年冬，移廣東惠潮嘉道。……行抵平涼，微疾遽卒。嗚呼！其諸以死勤事者矣！子五人，惟幼子維禧在侍。……君生於道光元年辛巳四月初八，卒於光緒七年辛巳十二月二十日，壽六十有一。

必達生平梗概，於此可明。朱蔭龍〈王必達先生傳略〉大抵據此而作，〈世德記〉且云：

誠立四子，必達最長，且最賢。王氏以功名起家，自必達始。半塘一生成就，亦得力於庭訓為獨多。光前啟後，必達之蓄德深矣。桂林俗薄，諺有「富不三世」之說。財富儻來物，尚不可守；至於斯文一脈，而能父子雍容，壇坫遞主，稽諸志乘，實罕其儔。茲據江寧端木子疇（埰）所為必達墓誌，略臚行實。至其政績之外，詩筆亦健勁道麗，《養拙》一集，夙為世珍。愚嘗論桂林詩人，惟頤志、養拙二家，卓卓可傳；餘皆不免為鄉愿之見所囿。世有真知，或不以斯言為狂悖也。

據此，可見必達之風範與為人，亦知鵬運受庭訓之深。

王必達原葬之處俟考，其墓碑現安置於王鵬運墓園（今桂林市育才小學內）。

此園內有鵬運與其妻曹氏之墓，以及必達、必達原配向氏、王少初<sup>66</sup>石碑三座。以下為必達、向氏、鵬運、曹氏墓碑照片<sup>67</sup>：



圖一：王必達墓碑



圖二：向太君墓碑

必達墓碑方位為「丁山癸向兼午子」，鵬運墓碑為「午山子向」，二者方位原不相同，如今墓園中必達、向氏碑之方向與鵬運一致，可知必曾遷移。

據墓碑銘文，王必達生於道光元年(1821)辛巳四月初八日亥時，歿於光緒七年(1881)辛巳十二月二十日酉時，年六十一。此碑乃光緒九年(1883)癸未正月二十四日立。原配向氏，生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己卯六月二十一日戌時，歿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七月二十三日午時，年二十五。此碑乃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

<sup>66</sup> 據「王公少初府君之坟墓」銘文，王少初生於宣統三年(1911)辛亥四月初二日卯時，歿於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三月一日卯時。此碑乃民國二十一年陽曆三月二日立，立碑人為序瑗。王女士云：「序瑗是少初(瑞字輩)的女兒，序瑗尚有兩個弟弟序能(隨國民黨撤退去了臺灣)、序雄(後入贅桂林周家，九十年代初去世)。(序雄)育三子二女，其中有一子在桂林經營『王氏米粉店』，我每次去桂林，都會到『王氏米粉店』向周姓叔叔請安。因序瑗、序雄、序能都已過世，周姓叔叔們也不知道少初公的名字。」按：瑞字輩即鵬運兄弟輩，必達之孫輩。

<sup>67</sup> 墓碑照片乃二〇一二年攝於桂林市王鵬運墓園，承蒙林玫儀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圖三：王鵬運墓碑



圖四：曹氏墓碑

立。端木採〈神道碑銘〉記王必達家屬云：「配向夫人，繼配劉夫人、甯夫人，竝前卒，側室關宜人、徐宜人。子五：長維翰，……次鵬海，……次鵬運，……次維豫、維禧……。」可知必達有配偶五人，子五人。向氏長必達二歲，其墓碑之立碑者有「孝男」鵬囊、鵬起、鵬超三人，可見向氏卒時此三子仍在，及至必達卒時，三男皆已前卒，是以碑上未見其名。又，向氏卒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鵬運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故知向氏非其生母。

## 2. 王鵬起、鵬囊、鵬超、維翰、鵬海、鵬豫、維禧（維熙）：

有關必達之子及其出身，端木採〈神道碑銘〉云：

子五，長維翰，同治甲戌進士，官戶部郎中，以陵工推恩，擢道員，分發河南，加按察使銜。次鵬海，報捐知縣，分發江西。次鵬運，同治庚午舉人，官內閣中書，以陵工推恩，晉侍讀，賞戴花翎。次維豫、維禧，俱業儒。

維翰，字仲培，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進士，官河南中州糧鹽道<sup>68</sup>。光緒十一年

<sup>68</sup> 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條記半塘姪女婿姚宣素語云：「半塘……其仲兄名維翰，字仲培。」見《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冊，頁85-86。《臨桂縣志》載：「王維翰，同治十三年甲戌陸潤庠榜進士，歸郎中本班二品頂戴河南糧鹽

(1885)九月十七日，鵬運致書唐景崧，云：「前年在汴，仲培家兄以其第三子名瑞周者為運嗣。」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亦稱鵬運「赴汴依仲兄以居者約兩載」<sup>69</sup>。又鵬運有詞〈吉了犯〉（畫檻、倚流光暗移），題作：「得仲兄書卻寄。兄近貽我《大方廣圓覺經》，令一心受持，自可宣幽導滯，毋為是鬱鬱也，故末章及之，用美成均。」<sup>70</sup>所謂「仲培家兄」、「仲兄」，皆指維翰。

鵬海，字柏銘。據王必達〈檢書示海、運〉詩，可知其於同治八、九年(1869-1870)間任官江西時，鵬海、鵬運二子跟隨其旁<sup>71</sup>。鵬運有詞〈喜遷鶯〉（楚天凝望），題作：「叔兄柏銘服官江右，頃來書謂于役匡番閒，日與水光山色為緣。此往日舟車舊遊地也，撫今思昔，根觸無端，倚此以寄。」<sup>72</sup>柏銘即鵬海。鵬運另有詞〈唐多令〉（兄弟此生休），題作：「癸巳二月二十三日，為先上高兄啣經設奠於廣惠寺，賦此以當哀誄，蓋墨與淚俱下也。」詞云：

兄弟此生休。匆匆卅八秋。竟憑棺、一慟無由。彷彿潮音驚梵響，最腸斷、漢陽舟。（癸未與兄別於漢上，遂爾永訣，哀哉！）燕角望吳頭。關河極阻修。奠椒漿、魂氣通不。地下若隨先子去，休說我、鬢霜稠。<sup>73</sup>

朱存紅以「先子」一詞，認為「上高兄」當指鵬運親兄；注云「癸未與兄別於漢上」，可知詞題中之「上高兄」即鵬海。癸未為光緒九年(1883)，鵬運兄弟二人（或三人）父喪服闋，自家鄉桂林出發，行抵漢陽後，鵬海沿長江前往江西，鵬運（或與兄維翰）則北上至開封。根據詞題，可知鵬海卒於光緒十九年(1893)癸

道。」轉引自王禹晶〈桂林山水背後的文化〉一文。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云：「長維翰，字仲培，甲戌進士，官至河南中州糧鹽道。」見《龍榆生詞學論文集》，頁438。又清徐珂《近詞叢話》記載鵬運至汴梁省兄一事：「朱古微少時，隨宦汴梁，王幼霞以省其兄之為河南糧道者，至，遂相遇，古微乃納交於幼霞，相得也。」見《詞話叢編》，第5冊，頁4227「王幼霞詞渾化」條。按：《詞話叢編》原斷句為：「省其兄之為河南糧道者至，遂相遇，……。」今正。

<sup>69</sup>〔清〕唐景崧著：《請纓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歷代日記叢鈔》第109冊影印清光緒十九年臺灣使署刻本），卷10，頁15b。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頁6。

<sup>70</sup>《蝸知集》（半塘戊稿）（上海圖書館藏臨桂王氏刻本），頁23a。按：本年八月戊戌政變，其前後數月，政局動盪不安，詞題中「幽、滯、鬱鬱」云云，當與此有關。

<sup>71</sup>王必達：《養拙齋詩·豫章集三》卷5，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84冊，頁59。朱存紅云：「該集收詩起己巳(1869)訖庚午(1870)，可知鵬海與鵬運在當時均隨宦江西，與父親在一起。」見氏著：《王鵬運研究》，頁13。

<sup>72</sup>《四印齋詞卷·袖墨詞》（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鈔本），頁12b。

<sup>73</sup>《蟲秋集》，收入《半塘乙稿》，頁28b-29a。

已初，詞首既云「兄弟此生休。匆匆卅八秋」，則鵬海當生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長鵬運三歲<sup>74</sup>。又，鵬運尚有〈摸魚子·癸巳熟食雨中〉(倚疏櫺、斜風吹雨)詞，熟食乃寒食之別稱，詞中有云：「東風濺慣孤兒淚，那更鴈行中斷。」注云：「時聞上高兄訃。」<sup>75</sup>癸巳乃光緒十九年，此年清明為二月十八日(西曆四月四日)，詞題云「熟食」，則此詞應作於十五日左右。據前引〈唐多令〉詞題，可知此乃是鵬運聞兄歿後七日，於廣惠寺誦經、祭奠並填詞以代哀悼之文所作。二詞並觀，正可互為補充。

維豫(當作「鵬豫」，說詳下文)，業儒。必達有詩〈夜讀惜抱軒萬壽寺松樹歌，因憶丁丑春慈仁寺之遊，用原韻寄示運、豫兩兒〉(少年腹上夢生松)、〈憶嘉慶庚辰吾邑故事寄京寓兩兒〉(山輝川媚是吾邦)<sup>76</sup>，乃光緒六年庚辰(1880)之作，可知時維豫與鵬運二人寄寓京城<sup>77</sup>。

維禧，字稚霞，又字辛峰(辛峯)，業儒。必達卒於甘肅時，幼子維禧隨侍在側(〈神道碑銘〉)。據王禹晶女士云，必達卒後，維禧方娶劉氏(江陵知府劉銘義胞妹)，育有三子瑞洪、瑞滿、瑞茂(年齡與「序」字輩相當，一八九〇年前後出生)，一女名寶姑。維禧歿後，其三子一女皆由維翰撫養。

維禧能詞，與鵬運往來唱酬，極得推賞。鵬運詞中與維禧相關者有：

(1) 〈賀新涼〉(心事從何說)，題作：「辛峯至自汴梁，出示所作和稼軒詞數十篇，讀之喜不自禁，即用稼軒均題此索和。辛峯將就鹽官於淮南，以覲事漸留度歲。離合之感，雖不能無慨於中，而風雪聯床、歌聲相奮，此樂亦平生得未曾有也。」<sup>78</sup>

(2) 〈木蘭花慢〉(童遊牽夢慣)，題作：「今年春日，頗動故園之思，嘗倩恆齋丁丈繪『湖樓歸意圖』並賦詞寄興，既而歸不可遂，而恆齋出守，畫亦不可得。頃閱辛峯詞，有『用稼軒翠微樓均題澹湖別墅』一闕，林容水態，樞繪逼真，益令人

<sup>74</sup> 參見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13。

<sup>75</sup> 《蟲秋集》，收入《半塘乙稿》，頁23b-24a；又見於《半塘臚稿》，頁6b-7a。

<sup>76</sup> 王必達：《養拙齋詩·酒泉集二、三》卷10、11，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84冊，頁126、136。

<sup>77</sup> 參見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13。

<sup>78</sup> 《鷺翁集》(半塘丁稿)(上海圖書館藏臨桂王氏刻本)，頁14b-15a；又見於《半塘定稿》，卷1，頁16b-17a。

悵觸不已。故鄉風訊，咄咄逼人，南望清灘，正不獨一邱一壑，繫人懷抱。依均屬和，辛峰其知我悲也。」<sup>79</sup>

(3) 〈沁園春〉(詞汝來前)，題作：「島佛祭詩，豔傳千古，八百年來，未有為詞修祀事者。今年辛峯來京度歲，倡誦之樂，雅擅一時，因於除夕陳詞以祭，譜此迎神，而以送神之曲屬吾弟焉。」又〈沁園春〉(詞告主人)，題作「代詞龔」<sup>80</sup>。

(4) 〈角招〉(重回首)，題作：「夔笙寄示新刻《菱影詞》，見憶之作，一再不已。而與吾弟唱誦，復有『見稚霞如見幼霞』之語，故人情重，不可無以報也。即用竹西雪夜寄懷原調誦之，并寄稚霞。」<sup>81</sup>

(5) 〈鷲唳序〉(南雲又歸塞雁)，題作：「辛峯寄示與張丈午橋誦唱近作，依調賦寄，並呈張丈。」<sup>82</sup>

(6) 〈滿江紅〉(淚灑椒漿)，題作：「辛峯歿於泰州，七月三日設奠成服，賦此招魂。老懷慘結，墨淚俱枯矣。」<sup>83</sup>

(7) 〈百字令〉(深龕禮佛)，題作：「叔問寄贈魏普泰二年〈法光造像記〉，文曰：『為弟劉桃扶北征，願平安還。』時余季新亡，讀之慘然，賦此以寄。叔問去秋亦有鴿原之痛也。」<sup>84</sup>按：鵬運《校夢龕集》收錄其光緒二十五年(1899)己亥詞作，前引〈滿江紅〉及〈百字令〉詞皆出自此集。據前者詞題，可知辛峰當卒於是年七月以前。

(8) 〈長亭怨慢〉(鎮惆悵、霜寒日暮)，題作：「泊灣頭，距揚州十里。追悼辛峰，淒然有作。」<sup>85</sup>

考王必達墓碑，立碑者有「孝男」五人、「孝孫」八人。孝男由右至左為：「鵬豫、鵬海、維翰、鵬運、維熙」，與端木埰記載排行〔1 維翰〕〔2 鵬海〕〔3 鵬運〕〔4 維豫〕〔5 維禧〕相比勘，可知墓碑所列孝男次序，由右至左應讀為：〔4 鵬豫〕〔2 鵬海〕〔1 維翰〕〔3 鵬運〕〔5 維熙〕，蓋以最長者居中，再依墓碑座向，以

<sup>79</sup> 《鷲翁集》(半塘丁稿)，頁 16a-17b，詞後附有辛峯和作之〈木蘭花慢〉(天南搭客眼)。

<sup>80</sup> 同前註，頁 17b-19a；又見於《半塘定稿》，卷 1，頁 17a-18b。

<sup>81</sup> 《蝸知集》(半塘戊稿)，頁 2b。

<sup>82</sup> 同前註，頁 4。

<sup>83</sup> 《校夢龕集》(半塘己稿)(上海圖書館藏刻本)，頁 19a；又見於《半塘定稿》，卷 2，頁 6b-7a。

<sup>84</sup> 《校夢龕集》(半塘己稿)，頁 19b-20a；又見於《半塘贖稿》，頁 12。

<sup>85</sup> 《半塘贖稿·南潛集》，頁 19a。

左尊右卑之方式排定順序。考必達元配向氏墓碑，立碑者「孝男」三人，其上字以「鵬」字共用，下字漫漶不清，由右至左應是「起」、「囊」、「超」，排行為：「鵬囊」居長，「鵬起」為仲，「鵬超」為幼。由必達及向氏墓碑所載，知必達至少有八子<sup>86</sup>：鵬囊、鵬起、鵬超三子，乃向氏所出；續有五子維翰、鵬海、鵬運、維豫、維禧，當為繼配劉氏或甯氏所出。向氏卒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鵬海生於二十六年（詳見上文），鵬運生於二十九年，二人自非向氏所出；鵬海生於向氏卒後三年，與維翰同為劉氏所出。王禹晶女士曾云：「半塘生母劉夫人，是王拯的外甥女，王拯父母逝去後，跟著姐姐（適馬平劉家）生活過相當一段時間（文字記錄在王霞軒的《養拙齋詩集》裏）。」可知鵬運亦為劉氏所出。王必達《養拙齋集》第十四《篋餘稿》卷首自記云：「甲寅九月以前所為詩，手錄一鉅卷置行篋中。丙辰秋，在齊河道上為胠篋者竊去，而詩稿之存於家者，其時付與山妻，乃病甚，又避亂至廣州，遂歿於是，所為詩並佗文盡失。」<sup>87</sup>甲寅為咸豐四年（1854），丙辰為咸豐六年（1856）。朱存紅云：「鵬運之母於咸豐六年秋天時避亂至廣州，因病在第二年四月去世，……。」且於注中引鵬運〈疏影〉（流光電駛）詞序及其元配曹氏墓碑銘文（鵬運母及妻諱辰相同，詳見下文）云：「因其時半塘之母病甚，可推知當歿於咸豐六年四月二十日。」<sup>88</sup>朱氏認為必達提及之「山妻」當是鵬運之母，卻未言此即劉氏；文中云鵬運母歿於咸豐七年（1857），注云歿於六年，未詳其故。向氏卒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其後必達方娶劉氏，劉氏卒後，方續娶甯氏，故此「山妻」之身分宜再商榷。

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條記半塘姪女婿姚亶素<sup>89</sup>語云：「半塘行五。其仲兄名維翰，字仲培，……弟辛峯行八，亦工文字。兄鵬

<sup>86</sup> 一般皆據端木埰〈神道碑銘〉云王必達有五子，然〈神道碑銘〉所記乃是必達去世時尚在世之子，夭亡、早卒者不列入記錄。

<sup>87</sup> 王必達：《養拙齋詩·篋餘稿》卷14，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84冊，頁183。

<sup>88</sup> 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17。按：注中云鵬運母「歿於咸豐六年（1856）四月二十日」，據朱氏正文，當云「歿於咸豐七年（1857）」。

<sup>89</sup> 夏承燾云：「姚翁為半塘翁姪女婿，少年館其北京寓，與彊村翁同從半塘學詞，談兩翁遺事甚詳。」見《天風閣學詞日記》（二），收入《夏承燾集》，第6冊，頁85。夏敬觀《忍古樓詞話》云：「吳興姚肇崧景之，王半塘之侄婿也。其兄肇椿與余為甲午同歲生。景之遊宦吾鄉，余沉滯吳越，未與相識。頃年避地夷市，始相往還。……雨霽陪半塘老人登平山堂〈浪淘沙慢〉云：……。」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冊，頁4761-4762「姚景之」

海行三。」<sup>90</sup>所稱排行，與必達墓碑及端木塚所記均不相同。上引鵬運致唐景崧書稱維翰為「仲培家兄」，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言鵬運「赴汴依仲兄」云云，朱存紅認為：「據半塘之兄維翰字仲培，居汴梁，可推知半塘尚有長兄和其他兄弟在幼年夭折，姚氏所云，正是把未長成者計算在內。半塘詞作及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所稱排行同此。」<sup>91</sup>朱氏此說極是，然所謂「其他兄弟」，卻頗為含糊。按：王必達撰有〈庚辰三月初九日作寄五兒〉（我昔試京華）、〈憶養拙齋書畫寄五兒六十韻〉（夙負丹青癖）二詩<sup>92</sup>，所稱五兒，即是鵬運。況周頤嘗云：「余與半塘五兒，文字訂交，情逾手足。」<sup>93</sup>稱鵬運為「五兒」。而鵬運詞中，有稱維翰「仲兄」、鵬海「叔兄」者（詳見上文）。凡此，皆與姚亶素所稱排行相符。綜合前述，除向氏所出之鵬囊、鵬起、鵬超三子外，必達另有子「□□、維翰、鵬海、□□、鵬運、維豫（鵬豫）、□□<sup>94</sup>、維禧（維熙）」八人，有三人未知其名，乃因早卒而未列於必達墓碑；而鵬囊三人之排行，當在此八人之前。鵬運請託端木塚撰作之〈神道碑銘〉未記鵬囊三人，乃因三人俱早卒之故。

有關鵬運弟之名，端木塚記為「維豫、維禧」，王必達墓碑作「鵬豫、維熙」。朱蔭龍〈王必達先生傳略〉沿端木氏之說，云四子名「維豫」、五子名「維禧」；劉映華〈王鵬運年譜〉謂據墓碑銘文，鵬運「有弟名鵬豫、維禧」；周楠《王必達《北上集》《過江集》《北上後集》校注》、朱存紅《王鵬運研究》俱從〈神道碑銘〉，作「維豫」、「維禧」<sup>95</sup>。按：王必達《養拙齋詩·目錄》之末有「右詩七集十四卷，二千一百二首，男維翰、鵬海、鵬運、鵬豫、維禧謹編次校刊，光緒十六

---

條。又，《西泠印社 2012 年春「近現代名人手跡暨紀念對日抗戰七十五周年專場」》錄有姚氏字畫，說明云：「姚亶素 (1872-1963)，字景之，浙江吳興人。曾任南昌知府。研究古文、詩詞，後為江蘇文史館館員。」「肇菘」或為原名或譜名。

<sup>90</sup> 見《夏承燾集》，第 6 冊，頁 85-86。

<sup>91</sup> 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 12。

<sup>92</sup> 王必達：《養拙齋詩·酒泉集三》卷 11，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684 冊，頁 139、154。庚辰為光緒六年 (1880)，即必達卒前一年，時鵬運三十二歲。

<sup>93</sup> [清] 況周頤原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收入《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124「懷半塘詞」條。

<sup>94</sup> 維豫排行第六或第七，無法確定。

<sup>95</sup> 周楠：《王必達《北上集》《過江集》《北上後集》校注》（桂林：廣西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8 年），頁 3；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 12。

年九月開，越十九年十一月成」之語，此為鵬運兄弟五人具名。相較於出自他人之手的〈神道碑銘〉，必達墓碑及《養拙齋詩》之具名應較可信，「維豫」當作「鵬豫」，殆無疑問。然必達幼子名「維熙」或「維禧」，仍俟考。

至於王必達之孫輩，據墓碑知當時已有八人。八人以「瑞」字為譜名，分為上下兩排，上排由右至左為「同、章、芝、龍」，下排為「奎、周、嘉、慈」。其排行長幼之序，按墓碑座向，依左尊右卑之原則，若為雙數，則居中之二人，年長者在左，次者在右，即「4213」之序，故八人排行應為：「瑞章、瑞芝、瑞同、瑞龍、瑞周、瑞嘉、瑞奎、瑞慈」。

### 3. 王鵬運配偶及子嗣：

鵬運配偶曹氏，據墓碑銘文，生於咸豐元年(1851)辛亥八月初三日申時，歿於光緒十四年(1888)戊子四月二十日卯時，年三十八。曹氏名譙君，事蹟見於鵬運〈青山溼遍〉詞，題云：「八月三日，譙君生朝也，愴念今昔，悲從中來。納蘭容若往製此調，音節淒惋，金梁外史、龍壁山人皆擬之，傷心人同此懷抱也。」詞云：

中秋近也，年時棖觸，雙笑行觴。記得木犀香裏，倚青奩、特換明妝。更喁喁、吉語祝蘭房。願年年、花好人同健，醉花盃、不羨死央。誰信泉橋賃廡，飄零天壤王郎。任是後緣能續，也難禁得，此際神傷。二十三年斷夢，霜侵鬢、誰念無腸。看依然、兒女拜成行。只不堪、衰艸殘陽外，酌棠梨、淚血沾裳。明月無端弓勢，宵來空照流黃。<sup>96</sup>

其他尚有：

(1) 〈齊天樂〉(無端蓋篋輕開處)，題作：「枕函夾袋，譙君遺製也。覩物懷人，我情曷極。」〈高陽臺〉(護樹依然)，題作：「夢亡室譙君為外姑賦〈高陽臺〉詞，題『秋宵待月圖』。譙君素不工詞，夢境迷離，殊不可曉，即倚原調紀之。『蟲』韻，猶是夢中為君捉刀句也。」<sup>97</sup>

(2) 〈疏影〉(流光電駛)，題作：「譙君之歿九年所矣，遺櫬猶旅寄蕭寺中。以諱辰與先夫人同日，前期設奠厝室。癸巳初夏，嘗得『嫁得黔婁』三語，哀甚，未

<sup>96</sup> 《四印齋詞卷·中年聽雨詞》，頁 53。此詞又見於《半塘乙稿·袖墨集》，頁 20b-21a；《薇省同聲集》本《袖墨詞》，頁 24；《半塘定稿》，卷 1，頁 3a-4a。

<sup>97</sup> 二詞分別見於《四印齋詞卷·中年聽雨詞》，頁 46b；《味梨集》(半塘丙稿)(上海圖書館藏臨桂王氏刻本)，頁 24b。

能成章。偶憶舊句，續譜此詞，不知涕泗之何從也。」<sup>98</sup>先夫人，即鵬運母劉氏。

(3)〈滿江紅〉(笑揖青山)，題作：「鄘兒為余卜生壙於譙君墓次，賦此以志。他日當遍徵同人和作，刻之山中，為半塘增一故實，似視螭背豐碑，風味差勝也。」<sup>99</sup>

原配曹氏歿後，鵬運未曾再娶，卻有一紅粉知己陳抱賢(?-1914)。鵬運詞中提及此人者，一為〈醉花陰〉(臥聽清吟消篆縷)，題云：「姬人抱賢嗜誦宋元人小詞。夏夜燈火不可親，偃臥北窗，令回還循誦，時復入聽，亦迎涼幽致也。」另一為〈玉漏遲〉(月和人意懶)，題云：「中秋雨中扶病，視姬人抱賢拜月。」<sup>100</sup>

抱賢無正式名分，其事蹟亦鮮有記載。張爾田《近代詞人逸事》云：「半塘字妾曰抱賢，蕙風就訊其義，唯唯曰：『余以賢自況而已。』」<sup>101</sup>既屬「逸事」，或可參考之。按：抱賢之身分並非「妾」。王禹晶女士云：

陳抱賢女士，是半塘老人的紅顏知己，揚州人，多才多藝，通詩詞。半塘夫人去世後，半塘既不續絃也不納妾，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對曹夫人念念不忘，或許是因為身邊有這麼一位通情達理的姬人抱賢吧？起初半塘的家人是用「陳姑娘」來稱呼這位非妻非妾卻是知音知心的抱賢女士的，隨著「日久路遠」，也漸漸接受並理解了這位終身不嫁的好姑娘，不計名份地侍奉追隨半塘，皆出自那份知心知己又知音的深情厚意，所以，當半塘的一對雙胞胎孫子出生後，便將行五



圖五：陳抱賢

的序梅(字孝飴)過繼給抱賢女士做孫子，從那以後，燕懷堂的晚輩們，就尊稱陳氏為「五老祖」了。一九一四年，陳抱賢女士因腦溢血在北京去世，

<sup>98</sup> 《鶯翁集》(半塘丁稿)，頁 6b。

<sup>99</sup> 同前註，頁 24；又見於《半塘定稿》，卷 1，頁 18b。

<sup>100</sup> 〈醉花陰〉見《蠅知集》(半塘戊稿)，頁 31；又見於《半塘定稿》，卷 1，頁 25。〈玉漏遲〉見《蟲秋集》，收入《半塘乙稿》，頁 21b；又見於《半塘牘稿》，頁 4b。

<sup>101</sup> [清]張爾田：〈近代詞人逸事·附錄「詞林新語(二)」〉(按：原誤作「(五)」)，《詞學季刊》第 1 卷第 3 號(1933 年 12 月)，頁 126。其後收入〈詞林新語(二)〉，《詞話叢編》，第 5 冊，頁 4371。

葬於北京廣西義地。如果不是因為後來社會的巨大變遷，這位被半塘後人所尊敬的「五老祖」，或許可以和一生所追隨的知己，長眠於桂林東郊的半塘灣吧！<sup>102</sup>

有關鵬運子嗣，據朱蔭龍、劉映華所繪世系表，可知鵬運子名郟，實則鵬運有子而夭折。據王禹晶女士云，曹氏育有一子一女，子夭折<sup>103</sup>，女適浙江余姓。朱祖謀〈哨徧〉（家在半塘）詞序述鵬運生平云：「嘗娶矣，壯而喪其偶，生子又不育。」<sup>104</sup>可為明證。上引鵬運光緒十一年（1885）致唐景崧函云：「前年在汴，仲叔家兄以其第三子名瑞周者為運嗣，年已十七，童心未化，復性不能讀。」故知郟原名瑞周，乃光緒九年（1883）或十年（1884）時自仲兄維翰三子過繼而來，時年十七。鵬運妻曹氏與維翰之妻為姊妹<sup>105</sup>，則瑞周乃是鵬運姪兒，也是其妻之外甥；瑞周過繼予鵬運為子，乃是兄長與姊姊將兒子過繼給弟弟與妹妹，關係極為特殊。

### （三）後世子孫

#### 1. 王郟：

鵬運子郟，本名瑞周，字以南<sup>106</sup>。據上引致唐景崧函「前年在汴」、「瑞周時年十七」推算，郟當生於同治六年（1867）或七年（1868）。一八八六年，與原配畢氏成

<sup>102</sup> 王禹晶：〈燕懷堂的故事從「陳姑娘」到「五老祖」〉（2008年8月6日），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808/7104.html>。

<sup>103</sup> 王禹晶：〈京華緣未了（三）〉（2009年3月4日）：「大約是1886年，鷺翁從寓居數年的半截衚衕，搬進了宣外校場衚衕頭條7號。說到這次搬家，還得提一下鷺翁的繼子，我的曾祖父了。曾祖父的本生父親，是鷺翁的哥哥。鷺翁的夫人曹氏，知書達理，漂亮賢惠，生過一女一子。子夭折，曹氏也因此深受打擊，染病在身，再沒有生育過。」詳見：<http://big5.backchina.com/blog/254133/article-26359.html#.U95-TvmSySo>。

<sup>104</sup> 朱祖謀：《彊邨詞賸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727冊，影印民國國刻《彊邨遺書》本），卷2，頁15b。

<sup>105</sup> 王禹晶：〈京華緣未了（三）〉：「鷺翁的嫂嫂曹夫人，是曹氏的同胞姐姐，體恤妹妹家『無後為大』的悲情，遂將自己親生的兒子，十七歲的三子過繼到鷺翁膝下，這是1884年的事情。」詳見：<http://big5.backchina.com/blog/254133/article-26359.html#.U95-TvmSySo>。按：過繼一事，應在1883年光緒九年之時。

<sup>106</sup> 王禹晶：〈我和燕懷堂的前輩們〉（2008年8月30日），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808/3816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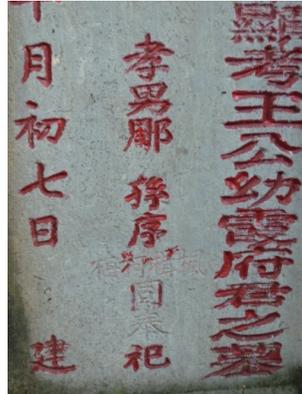
親，育有五男二女<sup>107</sup>；畢氏去世後，續娶周氏，育有二女。王郿曾於北洋政府期間(1912-1928)擔任河南省河務局局長，卒於一九四一年<sup>108</sup>。



圖六：王郿



圖七：王郿繼配周氏



圖八：王鵬運墓碑上之立碑人

## 2. 王序楫、序柯、序楓、序梅、序楷：

鵬運直系孫輩見於墓碑者，自右至左為：「序楓、序楫、序柯、序梅」（「序」字共用，見圖八），按墓碑座向左尊右卑之原則，排行序次為：「序楫、序柯、序楓、序梅」。據王禹晶女士言，鵬運孫輩有五人：「序楫、序柯、序□（夭亡）、序楓、序梅」，第三孫夭折，故墓碑上未見其名。

序楫，字夢槎。王女士云序楫娶陳氏，不育，有螟蛉女。

序柯(1890-1968)，字雲樵。清華大學法政學院畢業，娶泰州張氏（壽青，字

<sup>107</sup> 王禹晶：〈我的北京情結〉（2009年3月5日）：「1886年曾祖父在北京迎娶我爺爺的生母畢夫人，場面盛大隆重，皆賴本生父親鼎力相助，籌辦婚禮的前前後後，資助鷺翁全家喬遷到寬敞舒適的三進四合院大瓦房。生於斯長於斯，爺爺和他的一兄一姐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在四印齋寓所，度過了他們一生中快樂無憂的美好時光。」故知育有五男二女。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903/7754.html>。按：王女士之曾祖父為王郿，祖父為序柯，「一兄」指序楫，「兩個弟弟」為序楓、序梅。

<sup>108</sup> 王禹晶：〈燕懷堂的女兒們之「從璞會到僕人」〉（2008年11月3日）：「1913年，前任滿清政府河道的曾祖父，成為民國河南省的河務局長，在改朝換代的變遷中，曾祖父以他的識時務，帶領著燕懷堂，與時俱進地完成了和平過渡，跨入新的時代。……曾祖父是1941年過世的，爺爺奶奶把曾祖父安葬之後，歷盡艱難，逃離開封……。」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811/2802.html>。

頤如)，育有一子三女。另據《味梨集》自記，鵬運嘗請李樹屏為序楫、序柯之塾師：「今年春，延薊州李髯先生為序楫、序柯兩孫課師，文字之益，旁及老夫，乃復稍稍為之。」<sup>109</sup> 序柯即是王禹晶女士之親祖父。

序楓、序梅為雙胞胎<sup>110</sup>。劉映華「王氏家系表」載鄒生子「序楫、序柯、序楓、序□（早逝）、序梅」，所記有誤，後三人順序當作「序□、序楓、序梅」。序楓（1896-?），字季丹<sup>111</sup>，娶夏邑李氏，育一子四女，子夭亡。序梅（1896-1981），字孝飴，娶番禺姚穎儒（?-1962），育有一子一女；後姚氏死於難產，再娶姚家二小姐婉君。序梅元配與續絃為姊妹，乃徐世昌之外甥女。又，序梅行五，因過繼予陳抱賢為孫，故後輩稱抱賢為「五老祖」，詳見前文。

序梅撰有〈王半塘老人傳略〉，曾整理鵬運奏議<sup>112</sup>，並輯有《半塘老人鈐印》一書。〈半塘老人遺物及遺著之近聞〉一文云：

臨桂王半塘先生（鵬運），為近代詞學大師。於光緒甲辰，病逝吳下，遺物由邗江解送回汴（先生卜居開封，後嗣甚盛），烏輪弗祕，閒有散佚。茲得其文孫孝飴先生自北平寄贈新拓《半塘老人鈐印》，取老人舊用印章七十餘方，精拓流傳，使詞林得展玩遺澤，益增景慕。<sup>113</sup>

《半塘老人鈐印》，民國二十四年刻朱鈐印本。筆者所見，為序梅孫女王梁宜女士藏本，據書末其父榮增先生手書誌語，知此書乃序梅贈與拓印者潘叔威之原本。胡先驥序云：

今其孫孝飴奉嚴命哀集侍御舊用鈐印，拓以傳世。吾知藝林中如景慕侍御之生平及習誦其詞者，必珍視茲編，摩挲展玩，不能自己，一若可接其聲音笑

<sup>109</sup>〈跋〉，《味梨集》（半塘丙稿），頁 1a。

<sup>110</sup>王禹晶：〈這些家族老照片，有百年左右的歷史了〉：「半塘老人的雙胞胎孫子王序楓（字季丹）（右），王序梅（字孝飴）（左），攝於 1900 年。」又云：「照片裏的這位青年，是半塘老人的第五個孫子王序梅，字孝飴。該照片由好友保存並題字，若干年後才輾轉回贈『孝飴仁兄』。我的五祖父孝飴公，1981 年去世，享年 86 周歲。」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808/13958.html>。按：照片見圖十一、圖十二。

<sup>111</sup>王禹晶：〈我和燕懷堂的前輩們〉：「兩位燕懷堂七世祖父，一名諱序楓，字季丹，一名諱序梅，字孝飴。」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808/38169.html>。

<sup>112</sup>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頁 6。夏緯明：〈王鵬運奏稿之發見〉，《藝林叢錄》第六編（香港：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348。

<sup>113</sup>〈半塘老人遺物及遺著之近聞〉，頁 170。

貌於冥漠中也。

又序梅跋云：

今春，家君以先王父舊用印章七十餘方寄自大梁，命加拓印，爰倩山陰潘叔威君相助從事。……謹按：先王父印章除冊內拓存者外，就藏書中曾加鈐用、可資攷證者，尚有……，共十有二方，悉已無存。原光緒甲辰歲，先王父病逝蘇州，遺物由邗江解送回汴時，烏鑰弗祕，間有散佚，各印殆即彼時所失去。眷懷先澤，彌增愴痛。<sup>114</sup>

序梅整理鵬運用印、編輯此書之緣由，鵬運用印情形及部分印章失落之經過，皆燦然可明。

王郿原配畢夫人育有前述五子之外，另有二女，一為序柯之姊，一為序柯之妹<sup>115</sup>。繼配周夫人育有二女：長女序□，適河南胡氏（開封法院法官）；次女序楷（1910-），字式如<sup>116</sup>，適上海尤氏。

3. 王靜曾、景曾、璞曾、環曾、珍曾、琬、榮增、譽增：

序楫無子，有一螟蛉女名靜曾，適天水紀氏<sup>117</sup>。

<sup>114</sup> 王序梅輯：《半塘老人鈐印》（民國二十四年刻朱鈐印本）。承蒙王梁宜女士惠示，特此致謝。又，柳向春曾撰文介紹此書，且云：「冊中夾『王孝飴』名片一，上墨筆書：『榆生先生晒存』，又書『（王孝飴）原名序梅敬贈』，又冊前鈐有『龍』白文小印一方。則此冊本忍寒居士舊藏可知。忍寒以朱彊村私淑弟子而為詞壇後勁，故序梅以此冊為贈，可謂得其所哉。」詳見「小米的博客」：<http://blog.163.com/yafeil@126/blog/static/32571728201177115417665/>，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柳氏所見乃龍榆生藏本，正可與《詞學季刊》「茲得其文孫孝飴先生自北平寄贈新拓《半塘老人鈐印》」云云相印證。

<sup>115</sup> 參見註107。

<sup>116</sup> 王禹晶：〈這些家族老照片，有百年左右的歷史了〉：「半塘老人的孫女們和母親周夫人合影，攝於1914年。這張照片由最右邊的那個女孩，名序楷，字式如，所保留下來的，她是我的四姑婆，拍照時，不滿六歲。我的這四位姑婆，夠漂亮吧？」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808/13958.html>。按：照片見圖十三。

<sup>117</sup> 王禹晶：〈俺的表侄兒紀翔〉（2008年9月21日）：「中秋節到了，俺像往常一樣，抱著電話，挨家挨戶，給俺的親人拜節，……拜節電話到達天水的姑媽家，……七十多歲的姑媽，還在關注著中國電影……。」詳見：<http://hi.baidu.com/vwacssaswabbdtq/item/a250c378e9677045ef1e53c6>。按：王女士云：「天水姑媽王靜曾（紀翔的祖母）是序楫的螟蛉女。」



圖九：右為王序柯，左為其同窗表弟張健伯。



圖十：王序柯夫婦



圖十一：左為王序梅，右為王序楓。攝於1900年。



圖十二：王序梅青年時期，攝於1910年。



圖十三：周夫人與四位女兒，攝於 1914 年。左一、右一皆為周夫人親生，右一為序楷，拍照時未滿六歲。



圖十四：前排左起為王序梅原配姚氏、序梅、序楷，後排左一為序柯三女珍曾。攝於 195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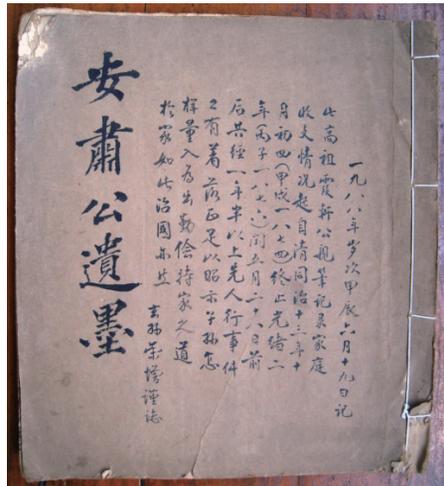
序柯子名景曾，三女名璞曾、環曾、珍曾。景曾(1919-2016)，字念先，乳名大華。一九四二年畢業於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土木工程系，曾參與隴海鐵路建設工程。配偶楊玉玫(1923- )，山東即墨人，育有一子三女，幼女即王禹晶女士。序柯長女璞曾(1913-2002)，字筱雲，適金雁秋，後改適趙理君(?-1942)，育有

一女；復改適河南濮陽彭氏，育有一女，一九八一年受洗後，改名為「僕」。次女環曾，適湖南沅江周德藩 (?-1951)，育有一子二女。三女珍曾，適馬炳先，育有一女。

序楓有一子四女，子夭亡。其中一女名琬，現居濟南。

序梅之子榮增 (1915-1997)，一九三八年畢業於輔仁大學英語系，從事農林技術之翻譯工作。退休前係江蘇省農科院圖書館高級館員<sup>118</sup>。配偶邵氏，育有一子一女。王禹晶女士曾撰文介紹由伯父榮增先生保存和整理之王必達帳本，封面題署文字即出其手，云：

此高祖霞軒公親筆記錄家庭收支情況，起自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四（甲戌，一八七四），終止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閏五月二十八日，前後共經一年半以上。先人行事，件件有著落，正足以昭示子孫怎樣量入為出、勤儉持家之道。於家如此，治國亦然。玄孫榮增謹誌。一九八八年歲次甲辰六月十九日記。



圖十五：王必達帳本封面

按：「序」字輩之子輩，其譜字為「曾」，然序梅長子名「榮增」、女兒名「譽增」，未詳其故。向王女士請教後，方知榮增出生時，命理師謂其命中缺土，是以改用「增」字。

<sup>118</sup> 王禹晶：〈百年前的家庭賬本及其背後的故事〉（2008年9月9日），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809/10528.html>。

## 4. 王禹林、禹炎、禹申、禹晶、梁宜、文揚：

景曾有一子三女：長女禹林，現居甘肅天水。次女禹炎(1948- )，現居廣東深圳。長子禹申(1953- )，現居甘肅天水。三女禹晶(1958- )，現居美國。璞曾有二女，長女名梅(1943- )，次女名婷。環曾有子名亞倫，二女名汝丹、敬宜<sup>119</sup>。珍曾育有一女，名燕陽。

榮增有一子一女：長女梁宜(1953- )，子文揚，均居於南京。



圖十六：前為王序柯，後為王榮增。  
圖十七：前排左起：王禹林、王序柯、王禹申、王禹炎。後排左起：彭婷、王景曾妻、王璞曾、王景曾。

### 三、生平事蹟考述

#### (一) 生卒字號

有關王鵬運生年，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云：「鵬運以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生，為同治九年(1870)庚午舉人(以上據彊村先生口述)。」<sup>120</sup>所記年分有

<sup>119</sup> 王禹晶：〈燕懷堂的女兒們之「從璞曾到僕人」〉、〈鎮反運動中的蒙冤者〉(2008年11月3日)，詳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811/2802.html>、<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396/200811/2485.html>。

<sup>120</sup>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頁438。又，張正吾等編：《王鵬運研究資料》，頁23引錄龍文

誤。據「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禮科給事中顯考王公幼霞府君之墓」碑文，可知鵬運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卒於光緒三十年甲辰六月二十三日。道光二十九年對應西元一八四九年，故歷來學者多逕將鵬運出生年訂為一八四九年。若以精準方式推算，王氏西元生卒年應定為「一八五〇至一九〇四」。巨傳友〈臨桂詞派詞人年表〉「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一八四九」載云：「十一月十九，王鵬運生（公曆為 1850 年 1 月 1 日）。（〈王鵬運墓碑銘文〉）」<sup>121</sup> 林玫儀先生曾論及鵬運生年與年歲問題：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為西元 1849 年，唯十一月十九日已是 1850 年 1 月 1 日，若以西元記其生年，當云 1850 年。若依本國習俗計其年歲，則為「五十六歲」。（況周頤〈半塘老人傳〉云：「三十年春，以省墓道蘇州，病卒，年五十六。」）唯以西方計算之法，王氏生於 1850 年 1 月 1 日，卒於 1904 年 8 月 4 日，在世五十四周歲又七月有餘，僅為「五十五歲」。<sup>122</sup>

故知依中曆演算法，王氏終年為五十六歲，此與況說相符；若以西元紀年，其生卒年當為一八五〇至一九〇四。

鵬運字幼霞，一字幼遐，亦作佑遐。況周頤〈半塘老人傳〉（又名〈王鵬運傳〉、〈禮科掌印給事中王鵬運傳〉）云：「王鵬運，字幼遐，自號半塘老人，晚號鷺翁。」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云：「老人諱鵬運，字幼霞。」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云：「王鵬運字幼霞，一字佑遐。」<sup>123</sup> 可見其字有作「幼霞、幼遐、佑遐」者。端木埙《碧瀆詞·序》云：「今比部許君鶴巢、閣讀王君幼霞亦皆擅倚

時，誤作為「道光十八年戊申(1848)」。

<sup>121</sup> 巨傳友：《臨桂詞派研究》，頁 264。

<sup>122</sup> 林玫儀：〈王鵬運詞集考述〉，頁 141。

<sup>123</sup> 況周頤：〈半塘老人傳〉，《詞學季刊》第 3 卷第 3 號（1936 年 9 月），頁 165-167。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頁 6。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龍榆生詞學論文集》，頁 437。按：況文原刊載於《學衡》，1924 年第 27 期，頁 114-116，名為〈王鵬運傳〉。王序梅所輯《半塘老人鈐印》（民國二十四年刻朱鈐印本）亦收錄此文，名為〈半塘老人傳〉，王氏按語云：「先王父傳記，為同里況夔笙太世丈撰述，曾刊載《學衡》雜誌。」此文又名〈禮科掌印給事中王鵬運傳〉，見汪兆鏞纂錄，周駿富輯：《碑傳集三編》，收入《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卷 11，頁 124-645；又見於《亞洲學術雜誌》，1992 年第 4 期，頁 4-7。況文載於《學衡》、《碑傳集三編》及《亞洲學術雜誌》者，「字幼遐」俱作「號幼霞」，混淆王氏字、號，當正之。

聲。」此集與鵬運酬答之作，於詞題中多稱「幼霞」<sup>124</sup>。冒鶴亭《小三吾亭詞話》提及鵬運處，皆稱「幼遐」<sup>125</sup>。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記與鵬運之交往，則間用「幼霞、佑霞、幼遐、佑遐、柚霞」，以佑遐最為多見，幼霞次之<sup>126</sup>。按：鵬運父名必達，字質夫，號霞軒，一號遐軒，此即鵬運字幼霞、幼遐、佑遐之故<sup>127</sup>。考察鵬運詞集之署名：《半塘乙稿》作「幼霞」，稿本《袖墨詞》、《薇省同聲集》本《袖墨詞》、《校夢龕集》作「幼遐」；《蝸知集》、《味梨集》、《鷺翁集》乃同一時期所刻，俱作「佑遐」，朱祖謀整理刊刻之《半塘定稿》、《半塘贖稿》同。端木埰〈神道碑銘〉云：「君諱必達，字質夫，號霞軒。」鵬運弟維禧（維熙）字稚霞、又字辛峰，鵬運墓碑鐫字亦作「顯考王公幼霞」；鵬運之孫王序梅所撰〈半塘老人傳〉亦稱「幼霞」，可見當以「幼霞」為是。

鵬運號半塘，亦號半塘老人，又號鷺翁、半塘僧鷺。〈點絳脣〉（水膩雲香）詞序云：「臨桂城東，半塘尾之麓，吾家先隴在焉。余以半塘自號，蓋不忘誓墓意也。」又〈滿江紅〉（笑揖青山）詞序云：「郇兒為余卜生壙於譙君墓次，賦此以志。他日當遍徵同人和作，刻之山中，為半塘增一故實，似視螭背豐碑，風味差勝也。」<sup>128</sup> 況周頤亦云：「王幼霞給諫（鵬運），自號半塘老人。（臨桂東鄉地名半塘

<sup>124</sup> 稱「幼霞」者有：〈疏影〉（虛窗翠撲）、〈大江東去〉（傷哉貧也）、〈一萼紅〉（憶年時）、〈浣溪紗〉（綠樹陰濃）、〈滿江紅〉（野寺荒燈）、〈解語華〉（窗涵淨綠）、〈解語華〉（畦連雉堞）、〈慶清朝〉（淺艸鋪茵）、〈慶春宮〉（紅孕庭柯）、〈百字令〉（清標玉立）、〈水調歌頭〉（皇宋有夫子），以及〈齊天樂〉（小窗虛幌明於晝、屋樑明月頻年夢、幾年同儔薇垣值、舊游如夢南湖路）等；稱「半塘老人」者，僅〈齊天樂〉（阿翁地位談何易）一闕；稱「霞棧」者，有〈齊天樂〉（新秋又值新晴後、碧天新爽來無際）二闕。

<sup>125</sup> 「粵西詞家，定甫以後，推王幼遐（鵬運），況葵笙（周儀）。王官御史，所著曰《半塘詞》。……余戊戌入都，始與幼遐定交。幼遐所刻四印齋詞……。」見冒鶴亭：《小三吾亭詞話》，收入《詞話叢編》，第5冊，卷1，頁4676「王鵬運半塘詞」、「東海漁歌」條、頁4677「況周儀詞」條；卷2，頁4690「朱祖謀彊村詞」條。

<sup>126</sup> 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9冊，頁574-575。

<sup>127</sup> 參見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15。

<sup>128</sup> 〈點絳脣〉見《蝸知集》（半塘戊稿），頁20a。〈滿江紅〉見《鷺翁集》（半塘丁稿），頁24；又見於《半塘定稿》，卷1，頁18b。朱祖謀有〈滿江紅〉（不信詞仙）詞，題云：「鷺翁營生壙於半塘之麓，賦詞廣徵同人和作，謂他日刻之山中，視螭首豐碑，風味當差勝也。」見《彊邨詞贖稿》，卷1，頁2a。張仲炘有〈滿江紅〉（石火怱怱）詞，題云：「半塘翁作生壙，以詞徵和，曰他年刊之山中，不高出螭背豐碑萬萬耶？未知翁以此詞為何如也。」見〔清〕張仲炘：《瞻園詞》（光緒三十一年刊本），卷1，頁20b。

尾，幼霞先塋所在也。）」又今人鄭逸梅《藝林散葉》載：「王鵬運之先壠，在桂林東半塘，因以半塘自號，不忘誓墓也。鄭大鶴曾謂之曰：『去蘇州三四里，有半塘彩雲橋，是一勝蹟，宜君居之，異日必為高人嘉踐。』鵬運心肯，賦〈點絳脣〉以見志。未幾，鵬運染疾逝世。」<sup>129</sup>可知鵬運以此自號之緣由。按：朱祖謀有〈哨徧〉（家在半塘）詞，序云：「甲辰重九，讀弁陽老人『腸斷紫霞』之作，感念半塘翁，悲不自持，時距翁之沒三月矣。翁嘗為半塘僧鶩自序，輒櫟括其辭，以當〈菴露〉。」<sup>130</sup>朱氏注語中載有鵬運〈半塘僧鶩序〉<sup>131</sup>：

半塘僧鶩者，半塘老人也。老人今老矣。其自稱「老人」時，年實始壯。或問之，老人泫然以泣，作而曰：「《禮》不云乎？父母在，恆言不稱老。某不幸，幼而失怙，今且失恃矣。稱『老』，所以志吾痛也。」然則「半塘」者何？曰：「是吾父吾母體魄之所藏也。吾縱不能依以終老，其敢一日忘之哉？」由是朋輩無少長，皆以「老人」呼之而不名，悲其志也。老人仕於朝數十年，所如輒不合。嘗娶矣，壯而喪其偶，生子又不育。嘗讀書應舉子試矣，而世所尊貴如進士者，卒不可得。家人以老人之鬱鬱於前，冀其或取償於後也。召瞽之工於術者，以老人生年干支使推之，瞽猝然曰：「是半僧人命也。」老人聞之，則大慊。乃自號曰「半僧」。老人之為言官也，嘗妄有所論列其事，為人所不易言。老人之友有為老人危者，上疏之前夕，為老人占之，得「刻鵠類鶩」之繇。疏上，幾得奇禍，乃復自號「鶩翁」，曰：「吾以傲夫卜而自匿其草者。」於是三名者嘗隨所適以自名焉。既而其友以疑罪死於法，老人傷之，曰：「吾哀吾友，吾忍忘吾鶩耶！」遂撮三者，自名為「半塘僧鶩」云。嗟乎！半塘者，老人之暮田丙舍也。曩以仕於朝，不得歸；今投劾去矣，又貧不能歸。老人又以出世之志，牽於身世，不得遂求。得西方貝葉之書，乃哆口瞠目不能讀，讀亦不能解。惟所謂鶩者，其鳴

<sup>129</sup> 況周頤原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續編·卷二》，收入《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頁139「四印齋所刻詞」條。近人筆記中亦有類似記載，詳見黃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隨人聖龕摭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413「吳小城與樵風別墅」條。

<sup>130</sup> 朱祖謀：《彊邨詞牘稿》，卷2，頁15b-17a。

<sup>131</sup> 王序梅《半塘老人鈐印》（民國二十四年刻朱鈐印本）收錄此文，名為〈半塘僧鶩自序〉，王氏按語云：「自序，則光緒癸卯作於維揚，由遺稿中檢得者。」又，此文亦載於《半塘定稿》成都薛崇禮堂刻《清季四家詞》本，見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264。

無聲，其飛不能高以遠，日浮沉於鷗鷺之間，而默以自容，或庶幾焉。是老人之名副其實者，僅三之一耳。然則老人之遇，亦可知矣。

朱氏詞云：

家在半塘，人是半僧，疇識平生事。僧曰嗟，四坐聽無譁，老之稱實從壯始。《禮》有之。恆言未容稱老，吾今何怙而何恃。空指點櫛湖，寒雲吟舍，泉魚清淚如泚。縱不能誓墓永相依。又焉敢自尊老鬢髭。朋輩哀焉，呼而不名，用從吾志。 嘻。甚矣吾衰。卅年昏宦誠何味。吾友疑罪死。刻鵠之繇能記。好一笑謔禪，三生證果，天親無著為兄弟。甚囊粟機緘，權椎事業，昨非今未必是。曠百年、老屋隔清灘。便投劾、歸耕苦無期。辦蒲團、又牽身世。喙然哆口瞪目，那辨如如偈。但隨挈鷺提鷗伴侶，默以自容而已。副其名者僅如斯。老人之遇可知矣。

據此，可知鵬運自稱「半塘老人」、「半僧」、「鷺翁」、「半塘僧鷺」之故。

「半塘」又作「半唐」，友朋亦習稱之，如：王以敏〈水龍吟〉（海天萬里孤鴻）詞，題云：「小除夕立春，和半唐韻。」張仲炘〈長亭怨慢〉（暫休恨）詞，題云：「送半唐之揚州講席。」又〈月下笛〉（弔月蛩啼）序云：「半唐歿半月矣。……今年三月，半唐書來，趣刻拙集，以序文自任；四月，又函約重遊西湖。不數旬而蘇臺訃音至，載披遺墨，益用悵惘。半唐負余耶？余負半唐耶？」胡延〈氏州第一〉（丹鳳城南）詞，題為「題王半唐〈春明感舊圖〉」<sup>132</sup>。況周頤有〈壽樓春〉（臨江仙聯吟）詞，題為「戊戌元日裏半唐」，於「振觸而今」句下自注云：「余有〈臨江仙〉『庚寅元日和半唐己丑除夕』均，刻入《新鶯詞》。時半唐亦官內閣。」又《蘭雲菱夢樓筆記》載：「半唐諫駐蹕頤和園事，時余遠在蜀東，未聞其詳，及晤半唐揚州，乃備悉始末。……余讀半唐摺稿，見其和平愜款，出自肺腑至誠，非倖直沽名者比，宜其見諒於聖明也。（半唐允錄此摺稿寄余常州，別後，半唐恩恩之鎮江，之杭州、蘇州，遭兩廣會館之變，竟不果寄。）」又曰：「余輓半唐聯云：『窮塗落拓中，哭生平第一知己。時局艱危日，問宇內有幾斯人。』」<sup>133</sup>多用「半唐」者，乃

<sup>132</sup> [清] 王以敏：《槩陽詞存》（光緒年間遞刊本），卷5，頁1a。張仲炘：《瞻園詞》，卷2，頁17b-18a、25b-26a。[清] 胡延：《苾芻館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88冊，影印光緒二十九年金陵糧儲道廨刻本），卷6，頁5。

<sup>133</sup> 況周頤：《菱景詞》，收入《第一生修梅花館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叢書集成續編》第209冊，影印《蕙風叢書》本），頁10；《蘭雲菱夢樓筆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清代學術筆記叢刊》第68冊，影印光緒三十三年白門刊《阮庵筆記五種》本），頁15-16。

因況氏認為「唐、塘」二字可通用。《續眉廬叢話》云：「冬月所鬻之牡丹、碧桃等，宋周公謹（密）《癸辛雜識》謂之馬塍塘花，今都門名曰唐花。『唐』即『塘』之本字，可通也。」<sup>134</sup> 其說可從。

又《蕙風詞話續編·卷一》載：「半塘寓宣武門外教場頭巷，畜馬一、騾二，皆白。曩余過從抵巷口，見繫馬則慰甚。」<sup>135</sup> 宣武門教場頭巷為鵬運北京住處，其居室有名「袖墨寮」、「四印齋」、「校夢龕」者，且自稱「四印生」<sup>136</sup>。《蕙風詞話續編·卷二》提及鵬運四印齋，注云：「山谷送張叔和詩，我捉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業，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豪心地直。」<sup>137</sup> 養生四印指「忍、默、平、直」，實言人生哲學。由王氏詞集及其刻詞以「四印齋」命名，可見此為一生中之重要居所。朱祖謀有詞〈西河〉（歌哭地），序云：「庚戌夏六月，瘦庵薄游吳下，訪予城西聽楓園，話及京寓，乃半塘翁舊廬。迴憶庚子、辛丑間，嘗依翁以居，離亂中更奄踰十稔，疏鐙老屋，魂夢與俱。今距翁下世且七暑寒已，向子期鄰笛之悲，所為感音而歎也。爰和美成此曲，以摠舊懷。」<sup>138</sup> 戴正誠〈鄭叔問年譜〉「宣統二年庚戌 五十五歲」載云：「夏，羅揆東部郎（惇融）自京師來蘇，訪先生及朱古微侍郎，且言渠之京寓，即半塘翁四印齋故居。古微追念庚子七月相依以居舊事，愴焉懷抱，黍離之思，山陽之感，於是有〈西河〉之作。（見彊邨詞）」<sup>139</sup> 又趙熙致胡薇元之明信片嘗言：

《三綴瑣譚》：「老鶯宣南四印居，幽禽嘖嘖雨疏疏。春山忽墮前朝夢，兩忭銅駝陌上書。」半塘僧鶯四印齋，後為朱侍郎居，又為羅瘦公居，熙曾起詩社其中，梁星海前輩集鶴銘榜曰：前後王朱詞仙之宅。宣統三年春，熙遊嵩山，半塘子官汴，餽遺書數十種，不一年而國變矣。先生有三十年前晤言之

<sup>134</sup> 況周頤著，郭長保點校：《眉廬叢話》，收入《民國小說筆記大觀（第一輯）》（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38「牡丹又名唐花」條。

<sup>135</sup> 況周頤原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收入《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頁124「懷半塘詞」條。

<sup>136</sup> 王鵬運〈踏莎行·苦雨〉（十日愁霖）詞後小記：「槐廬詞伯拍正，四印生鵬運書於袖墨寮。」見《王龍唱和詞》，頁2a。

<sup>137</sup> 況周頤原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續編·卷二》，收入《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頁139「四印齋所刻詞」條。

<sup>138</sup> 朱祖謀：《彊邨語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727冊，影印民國刻《彊邨遺書》本），卷2，頁19a。

<sup>139</sup> 戴正誠：〈鄭叔問年譜〉，《同聲月刊》第2卷第2號（1942年2月15日），頁115。

句，故特注之。半塘詞學至深，然所作似猶遜鄭大鶴也。鄭在蘇州。<sup>140</sup>  
可知鵬運歿後，四印齋舊址曾為彊邨居處，復為羅惇融寓所。

此外，半塘之孫王序梅撰有《半塘老人鈐印》跋語，云：

先王父印章，除冊內拓存者外，就藏書中曾加鈐用、可資攷證者，尚有朱文「王幼霞圖書記」長方印、「校夢龕」腰圓印、「書窩」小腰圓印、「酣睡軒」長方印、「似僧有髮」方印、「黑酣鄉人」方印、「四印齋」方印、鐘鼎文「且食蛤利」方印，暨白文「半塘僧鶩」方印、「王氏書窩」方印、「詞客有靈應識我」方印、「四印齋」方印，共十有二方，悉已無存。<sup>141</sup>

此書收錄七十二印拓，其中有「半塘鬻飯僧」、「牖下陳人」、「書窩藏書」、「吟皋詞筆」、「在家頭陀」、「吟皋」、「閑省齋」、「吟皋金石」等印；另據序梅跋語所云「黑酣鄉人」、「王氏書窩」、「酣睡軒」等印，可知鵬運尚有其他室名別號。又，劉漢忠提及《板橋雜記》光緒二十七年（1901）金陵傅春官晦齋刻本有鵬運手跡：

半塘行書跋語於扉頁云：「余氏《板橋雜記》三卷，光緒辛丑金陵傅氏叢刻本。晦齋持贈於秦淮水榭，攜之游梁，茲又將為白下之行。敬贈左麾太守，藉以誌別云爾。壬辰中秋半塘老人寫記。」時為光緒二十八年。跋後鈐「牖下陳人」白文、「鶩翁」朱文二印。晚景流移，鶩翁稱牖下陳人，其心事可知。<sup>142</sup>

按：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半塘乙稿》封面有鵬運手書題署，云：「戊戌歲暮錄於京邸，癸卯春暮訂於邗溝，牖下陳人記。相距六年，家國之感，有不堪回首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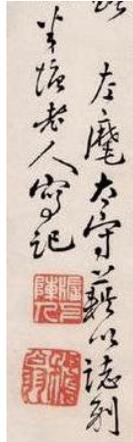
<sup>140</sup> 王家葵編：《玉雪雙清——趙熙胡薇元的翰墨因緣》（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頁28-29。王石士〈趙香宋的未刊詩〉一文所引文字略同，見《藝林叢錄》第七編（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73年），頁221-222。按：趙熙詩出自《香宋詩集·卷四》，題作〈三綴瑣談寄玉津師並示山腴十二首之一〉。

黃濬《花隨人聖齋摭憶》亦記載：「予始得樵風、彊村二家詞，實羅瘿同曹時手贈，時在庚戌，瘿薄游吳會乍歸也。瘿公初住教場二條胡同，是王半塘故宅，所謂四印齋。庚子朱古微曾來同居之，瘿公因集〈瘿鶴銘〉題曰：『王朱前後詞仙之宅。』後遷廣州會館，仍榜此八字於客廳。」見頁414「《庚子秋詞》故實」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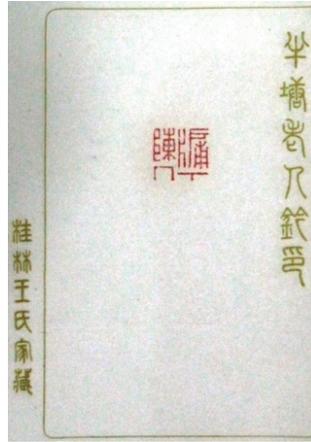
<sup>141</sup> 王序梅輯：《半塘老人鈐印》（民國二十四年刻朱鈐印本）。

<sup>142</sup> 劉漢忠：〈晚清大詞家王鵬運遺墨〉，《收藏快報》，第15版「書畫」，2010年7月28日。此文又見於劉漢忠：〈清代廣西文人墨痕錄〉，《廣西文史》，2010年第3期，頁89-95；後收入《廣西文史》編輯部編：《《廣西文史》選二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中冊，頁520。

牖下，《儀禮·士喪禮》「輜用斂衾」句《鄭注》云：「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當牖下。」蓋比喻自己疾而將死。陳人，老朽而無用的人，《莊子·寓言》：「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引申指徒具人之形貌，而不能有所作為之意<sup>143</sup>。「牖下陳人」之別號，罕見鵬運使用。《板橋雜記》題記寫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辛丑，稿本《半塘乙稿》封面題識寫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癸卯，可知此號應是鵬運卒前二、三年所用。《校夢龕集初定稿本》集前有王氏致鄭文焯語，云：「寄來各稿，在敝人為較佳之作，乙為少作，辛則退筆之言。」<sup>144</sup>辛即辛稿《南潛集》，今傳《定稿》、《贖稿》收錄此集作品三十五闕，乃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間所作。自「退筆之言」及「南潛」一集之命名，可見鵬運對朝廷徹底失望之心態與對時局國勢無可挽回之悲痛，正與「牖下陳人」之自稱相印證。又，劉漢忠文中引用之《板橋雜記》圖版，其上印文難以辨識，唯據「博寶拍賣網」書影<sup>145</sup>，則「牖下陳人」之印清晰可見（見圖十八），與劉氏所述相符。而《半塘老人鈐印》一書亦收有「牖下陳人」印拓，為一朱文方印（見圖十九），與鈐於《板橋雜記》跋語後之白文方印不同。



圖十八：《板橋雜記》扉頁



圖十九：《半塘老人鈐印》

<sup>143</sup> [漢] 鄭玄注，[唐] 賈公彥疏：《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影印嘉慶二十年重刊本），第5冊，頁408。[清]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941。

<sup>144</sup> 王鵬運：《校夢龕集初定稿本》（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sup>145</sup> 詳見「博寶拍賣網」該書簡介及書影，網址：<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3429-17142067.shtml>，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

## (二) 事蹟考述

詞集文本的豐富，為王鵬運研究提供大量訊息，尤其王氏詞作多有詞題、詞序，對詞人生平事蹟及詞作撰作時地、背景可有補充之用。茲舉數例並析論之：

1. 劉映華〈王鵬運年譜〉「德宗光緒十九年癸巳(1893) 四十五歲」載云：「春，鵬運延蘄州李髯為序楫、序柯兩孫課師，教讀於寓所。鵬運與之多作詞唱和。」<sup>146</sup> 據鵬運《味梨集·跋》：「光緒癸巳七月，移官西臺，斂我鳳池，吟事漸廢。……今年春，延蘄州李髯先生為序楫、序柯兩孫課師，文字之益，旁及老夫，乃復稍稍為之。……乙未九月半塘老人自記。」劉氏將此事繫於光緒十九年，顯然未留意跋文題識年月，細觀其文，應繫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

2. 《半塘乙稿·袖墨集》有〈百字令〉(熙豐而後)詞，題作：「東坡生日，招同疇丈、粹甫、槐廬、伯謙、薇卿設祀四印齋，敬賦。」《薇省同聲集》本《袖墨詞》、《四印齋詞卷·袖墨詞》俱收錄此詞，詞牌作〈大江東去〉；前者詞題「東坡」作「坡公」，後者題云：「嘉平十九日，招同端木子疇年丈暨粹甫、槐廬、伯謙、薇卿諸君子拜坡公生日，敬賦。」由「東坡生日、嘉平十九日」云云，可知作詞日期，唯未見紀年。此詞復見於《王龍唱和詞》，詞牌作〈大江東去〉，題云：「庚辰嘉平十九，約同人拜坡公生日，敬賦。槐廬詞長正拍，并希賜和。佑遐王鵬運倚聲。」就此觀之，鵬運與端木採、王汝純、龍繼棟、韋業祥、唐景崧等人設祀四印齋一事，當在光緒六年(1880)庚辰十二月十九日。按：端木採《碧瀋詞》收有〈水調歌頭〉(皇宋有夫子)詞，序云：「庚辰嘉平十九，祝東坡先生生日，同幼霞閣讀、伯謙內翰。」<sup>147</sup> 亦可作為佐證。

3. 劉映華〈王鵬運年譜〉「光緒六年庚辰(1880) 三十二歲」載云：「鵬運有第一本詞集為乙稿《袖墨詞》，自署編年為丙戌至己丑(1886-1889)。但所收詞起於庚辰(1880)，至於己丑，實為十年以內之詞作。集中〈大江東去〉小序……。此詞又見於《王龍唱和詞》，鵬運自題：『庚辰(1880)嘉平(十二月)十九，約同人拜坡公生日，敬賦。槐廬詞長正拍，并希賜和。佑遐王鵬運倚聲。』故知自一八八

<sup>146</sup> 劉映華：〈王鵬運年譜〉，頁 56。

<sup>147</sup> 上引詞作分別見《半塘乙稿·袖墨集》，頁 8a；《薇省同聲集·袖墨詞》，頁 3b；《四印齋詞卷·袖墨詞》，頁 8b-9a；《王龍唱和詞》，頁 1a。又，端木採〈水調歌頭〉(皇宋有夫子)一詞，見《薇省同聲集·碧瀋詞》，卷上，頁 19b-20a。

○年起，鵬運已開始有詞……。」<sup>148</sup> 謂鵬運自此年起有詞，蓋是。然所舉之詞為十二月所作，實則《四印齋詞卷·袖墨詞》所收本年詞作尚有〈解語花〉（天開霽色）一闕，題作：「六月望日，同龍槐廬、王粹甫兩農部遊南泡子及天甯寺，歸集覓句堂，同拈此解，并約韋伯謙太史同賦。」<sup>149</sup> 林玫儀先生根據作品前後關係，推斷此詞作於本年六月<sup>150</sup>，可知至少此時開始，鵬運已有詞作。此外，《王龍唱和詞》有〈高陽臺·奉和槐廬詞伯城東紀游之作，即正幼霞倚聲〉（撲帽風輕）詞，《四印齋詞卷·袖墨詞》題作：「九月二十五日同槐廬、碎（按：當作「粹」）父及嚴六溪民部薄遊城東萬柳堂、夕照寺，出廣渠門，觀武肅親王祠墓架松。槐廬有詞記游，倚此奉和。」又《四印齋詞卷·袖墨詞》、《薇省同聲集》本《袖墨詞》收有〈浣溪沙·十一月二十一日〉（天外晴雲一晌留），二闕皆本年十二月以前所作<sup>151</sup>。凡此，可補劉說之未備。

4. 龍榆生〈跋槐廬詞學〉一文云：「槐廬與半塘老人同里閭，又於光緒初同往北京，應禮部試不售，留京任職，每以填詞相唱和。弘度藏有二氏唱酬詞稿一冊，即作於光緒六年庚辰前後，而二家集似皆未載。」<sup>152</sup> 鵬運與龍繼棟光緒六年（1880）於北京數度唱和，作品輯為《王龍唱和詞》，此稿錄龍氏詞作二闕：〈山亭宴〉（騰秋忍放開過了）、〈解語花〉（一匳翠鏡）；錄半塘詞作九闕：〈摸魚子〉（對燕臺、蒼茫落照）、〈大江東去〉（熙豐而後）、〈摸魚子〉（鎮無聊、一尊相屬）、〈解語花〉（雲低鳳闕）、〈金縷曲〉（芳草城南地）、〈高陽臺〉（撲帽風輕）、〈臨江仙〉（麗景潛收日腳）、〈憶少年〉（一爐煙篆）、〈踏莎行〉（十日愁霖），其中〈臨江仙〉、〈踏莎行〉二闕，僅見錄於此集，其他七闕並見於稿本《袖墨詞》、《半塘乙稿·袖墨集》、《四印齋詞卷·袖墨詞》與《薇省同聲集》本《袖墨詞》。前述各詞記有年月者有：〈金縷曲〉（芳草城南地），詞後題云：「近作二闕，錄請槐廬詞長大雅並求蘇章。庚辰歲莫弟鵬運呈艸。」又〈大江東去〉（熙豐而後），自題曰：「庚辰嘉平十九，約同人拜坡公生日，敬賦。槐廬詞長正拍，并希賜和。佑遐王鵬運倚聲。」其他各闕，亦可略考其作年，如〈解語花〉（雲低鳳闕）又見於《半塘乙稿·袖墨集》、《四印齋詞

<sup>148</sup> 劉映華：〈王鵬運年譜〉，頁 74。

<sup>149</sup> 《四印齋詞卷·袖墨詞》，頁 1b-2a。

<sup>150</sup> 林玫儀：〈王鵬運早期詞集析論〉，頁 131。

<sup>151</sup> 《王龍唱和詞》，頁 3b；《四印齋詞卷·袖墨詞》，頁 6、7a；《薇省同聲集·袖墨詞》，頁 2b。

<sup>152</sup>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頁 521。

卷·袖墨詞》、《薇省同聲集》本《袖墨詞》，題為：「遊南泡子之次日，獨至積水潭。儷綠妃紅，花事甚盛，再前調呈覓句堂。」<sup>153</sup> 對照《四印齋詞卷·袖墨詞》所收錄〈解語花〉（天開霽色），題云：「六月望日，同龍槐廬、王粹甫兩農部遊南泡子及天寧寺，歸集覓句堂，同拈此解，并約韋伯謙太史同賦。」知「雲低鳳闕」詞所云「次日」，乃是六月十六日。

5.《王龍唱和詞》集前有龍沐勛甲辰端午識語，云：

《王龍唱和詞》六葉，臨桂王佑霞鵬運、龍松琴繼棟手稿，計有半塘詞九首、槐廬詞二首，惟〈大江東去〉一首題「庚辰嘉平」，確定為光緒六年作。二氏同在北京，此當出於一時遣興之筆，未及以刊本半塘諸集細勘，病中略檢一過，似兩家皆未存稿，豈悔少作耶？

劉映華〈王鵬運年譜〉「光緒七年辛巳(1881) 三十三歲」載云：「半塘詞為〈摸魚子〉（對燕臺蒼茫落照）、〈大江東去〉（熙豐而後）、〈摸魚子〉（鎮無聊一尊相屬）、〈解語花〉（雲低鳳闕），以上四首見於《袖墨詞》。其餘五首為〈金縷曲〉（芳草城南地）、〈高陽臺〉（撲帽風輕）、〈臨江仙〉（麗景潛收日腳）、〈憶少年〉（一爐煙篆）、〈踏莎行〉（十日愁霖）為《袖墨詞》所不載，皆為佚詞。」<sup>154</sup> 實則〈金縷曲〉、〈高陽臺〉、〈憶少年〉三闕並見於《四印齋詞卷·袖墨詞》（〈憶少年〉又見於《半塘乙稿·袖墨集》），僅〈臨江仙〉、〈踏莎行〉二闕為各集所失收。龍、劉二氏未見鵬運手稿，故有此疑。又劉映華〈王鵬運年譜〉載云：「按一九二六年龍沐勛徵得劉弘度永濟先生同意，將《王龍唱和詞》照片二十四張寄獻南寧圖書館保存。」<sup>155</sup> 唯《王龍唱和詞》前識語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五年甲辰端午，萬載龍元亮榆生謹識。」甲辰年即一九六四年，可知劉說實誤。

6. 光緒九年(1883)癸未秋，鵬運三十六歲，前往開封省兄維翰，由兄長縷述其父生平事蹟，以憑整理。按：鵬運之兄維翰，時任河南中州糧鹽道<sup>156</sup>。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云：「以癸未冬，省兄于大梁，越歲，乃返都。」唯光緒九年

<sup>153</sup>《四印齋詞卷·袖墨詞》題作：「遊南泡子之次日，以事過積水潭。儷綠妃紅，荷花甚盛。再用前解呈覓句堂。」（頁2）。

<sup>154</sup>劉映華：〈王鵬運年譜〉，頁75。

<sup>155</sup>同前註。

<sup>156</sup>《臨桂縣志》載：「王維翰，同治十三年甲戌陸潤庠榜進士，歸郎中本班二品頂戴河南糧鹽道。」轉引自王禹晶〈桂林山水背後的文化〉一文。

時鵬運正服父喪，不宜輕易離鄉。鵬運此年有致馮恩江劄，謂「去秋與家兄會於漢南」，故於隔年復前往「省兄」，實無必要；此行目的蓋為「家兄當詳述以聞，不再覩縷」<sup>157</sup>，「省兄」云云，當非主因。又，龍氏云鵬運前往開封之時間為「癸未冬」，劉映華〈王鵬運年譜〉從之，繫其事於光緒九年。據林玫儀先生考證，稿本《梁苑集》第二闕詞〈三姝媚〉（浮屠空外現）「詞題『獨遊城東廢寺』上，原插入『客居大梁』四字，後又刪去；且由詞中『試為訪夷門，信陵遊宴……賴有忘情葭葦，依依弄晚』看來，已是抵達開封以後之事，而時令乃是秋季」<sup>158</sup>，證知龍說有誤。又，譚志峰〈王鵬運年表〉、馬興榮〈王鵬運年譜〉於「光緒九年」下並云「居家服喪」，鵬運於本年春夏居家服喪，固為事實，然秋日前往開封一事，二譜俱未提及，蓋因未見稿本《梁苑集》、《四印齋詞卷》<sup>159</sup>之故。

7. 同治四年(1865)乙丑，鵬運娶曹氏，時曹氏十五歲。譚志峰〈王鵬運年表〉、馬興榮〈王鵬運年譜〉、巨傳友〈臨桂詞人年表〉並將鵬運娶曹氏事繫於同治四年，且云曹氏時年十五，劉映華〈王鵬運年譜〉則未記此事。〈臨桂詞人年表〉有按語云：「曹氏卒於一八八八年，王鵬運《袖墨集》中有〈青山溼遍〉（中秋近也）詞悼念，詞云：『二十三年夢斷（按：應作「斷夢」），霜侵鬢，誰念無腸。』『二十三』當為實指，故二人結婚當在一八六五年。」<sup>160</sup>按：巨氏由曹氏卒年及鵬運詞「二十三年斷夢」一語，推知二人結褵二十三載，鵬運娶曹氏，當在同治四年，其說可從，譚志峰、馬興榮、巨傳友俱云曹氏時年十五，亦是。據〈皇清誥封淑人晉封夫人顯妣王母曹太君墓〉碑文，曹氏生於咸豐元年(1851)八月初三日，歿於光緒十四年戊子(1888)四月二十日。唯譚志峰〈王鵬運年表〉云：「四月二十一日，夫人曹氏卒，年三十八歲。」馬興榮〈王鵬運年譜〉云：「四月二十一日，夫人曹氏卒。」二者並誤。劉映華〈王鵬運年譜〉於「光緒十四年戊子 四十歲」載云：「四月二十日，鵬運夫人曹氏病歿。八月三日，鵬運作〈青山溼遍〉以悼亡。」誤將〈青山溼遍〉（中秋近也）詞繫於本年。據鵬運《中年聽雨詞》作品繫年

<sup>157</sup> 況周頤原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收入《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頁115「半塘雜文」條。

<sup>158</sup> 林玫儀：〈王鵬運早期詞集析論〉，頁139。

<sup>159</sup> 按：《四印齋詞卷》亦收錄〈三姝媚·獨遊城東廢寺〉一詞，雖未如《梁苑集》有「客居大梁」之線索，但自詞作內容觀之，亦可知鵬運抵達大梁乃在秋季。

<sup>160</sup> 巨傳友：《臨桂詞派研究》，頁266。

序次，此當作於光緒十五年(1889)己丑八月<sup>161</sup>，乃曹氏歿後次年，鵬運於其生日時悼念之作。

8.《全宋詞》收有無名氏〈望梅〉詞，云：

畫闌人寂。喜輕盈照水，犯寒先坼。裊芳枝、雲縷絞綃，露淺淺塗黃，漢宮嬌額。翦玉裁冰，已占斷、江南春色。恨風前素豔，雪裏暗香，偶成拋擲。

如今眼穿故國。待拈花嗅蕊，時話思憶。想隴頭、依約飄零，甚千里芳心，杳無消息。粉怯珠愁，又只恐、吹殘羌笛。正斜飛、半窗曉月，夢回隴驛。<sup>162</sup>

唐圭璋先生將作者歸入「無名氏」一類，且有按語云：「《花草粹編》卷十二此首誤題王聖與作，各家俱誤補入王沂孫《花外集》，金繩武本《花草粹編》卷二十三又誤作王夢應詞。」認為此詞非碧山所作。後人俱從之<sup>163</sup>。按：光緒二十七年(1901)，鵬運賦〈望梅〉一詞，收錄於《春蟄吟》，題為「元夕用碧山韻」。詞云：

凍梅春寂。倚清尊祝取，燭花休坼。記往時、鐙月光中，聽笑語千門，暖回簾額。凝白闌干，暗換盡、遙天風色。問繁華在否，總逐暗塵，等閑輕擲。

華胥夢迷化國。賸春衫淚點，風景空憶。看怨娥、深閉銀雲，也愁對天街，霧飛香息。眼底三生，寫恨到、尋常簫笛。話傳柑、絳籠影事，望窮雁驛。<sup>164</sup>

《四印齋所刻詞》本《花外集》收錄〈望梅〉一詞，詞牌下注云「一名〈解連環〉」：

畫闌人寂(《梅苑》作「畫闌」。喜輕盈照水，犯寒先坼。裊數(《梅苑》作「芳」)枝、雲縷絞綃，露淺淺塗黃，漢宮嬌額。翦玉裁冰，已占斷、江南春色。恨風前素豔，雪裏暗香，偶成拋擲。 如今眼穿故國。待拈花弄(《梅苑》作「嗅」)蕊，時話思憶。想隴頭、依約飄零，甚千里芳心，杳無消息。粉怯珠愁，又只恐、吹殘羌笛。正斜飛、半窗曉月，夢回隴(戈《選》作「古」)驛。(右一闋見《花草粹編》)

<sup>161</sup> 本林玫儀先生之說，見〈王鵬運早期詞集析論〉，頁157。

<sup>162</sup>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冊，頁3620。按：此詞首句「寂」當為韻字，又下片第二句「蕊」非韻字，《全宋詞》原誤，今正。

<sup>163</sup> [宋]王沂孫著，孫人和校，吳則虞箋注：《花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17。

<sup>164</sup> 《春蟄吟》，頁42b-43a。

由集後跋語觀之，可知鵬運所據乃《知不足齋叢書》本<sup>165</sup>。「凍梅春寂」一詞題作「用碧山韻」，詞中且叶「坼、額、色、擲、國、憶、息、笛、驛」九韻，與碧山之詞亦相合。「晝閒人寂」詞雖列為《花外集》之「補遺」（自《花草粹編》輯得），然可知鵬運認為此乃王沂孫之作。

#### 四、詩文作品增補

有關王鵬運現存之著作，就數量而言，以詞為大宗，次則為文及詩。

王氏文章，包括序跋題記、書信及奏議等。序跋題記一類，主要見於《四印齋所刻詞》，另有若干見於鵬運或其友人詞集者。又，稿本《梁苑集》中有二文<sup>166</sup>，一為〈崑崙關長林策騎圖〉，記吳養雲事：

「崑崙關長林策騎圖」者，故南甯太守平湖吳養雲先生罷歸後屬趙君次閑所作畫也。關當南甯孔道，先生官南甯時，有事會垣，屢出關下，故作是圖以紀宦轍。……抱仙刺史，弱年隨侍先生住所，以余嶺外人也，每言其山川之異，并出是卷屬題。睽懷今昔，諒抱仙亦必有撫卷徬徨，不能自己者，其觸余故山雲樹之思，猶之淺也。

另一乃為洪省劬之母所作：

光緒十年八月，新安洪君省劬出示所藏母陸夫人「籲天圖」，屬為歌詠，以紀其事。竊觀近世婦人，至性多發於所生所天，于翁姑以孝聞者，獨少概見。夫人侍姑某太夫人病，于危迫之際，焚香籲天，請以身代，繼復割臂和藥以進，疾良已。嗚呼！當夫人割臂時，寧知事之必濟，而姑為一割以沽名哉！蓋其大不得已之心，有不如是不忍即安者，而事亦卒賴之以濟，當知天

<sup>165</sup> 王鵬運光緒十四年(1888)春跋語：「右玉笥山人《花外集》，一名《碧山樂府》，一卷。碧山詞韻頗雙白、揖讓二窗，實為南宋之傑。顧其集傳本絕少，諸家謹錄，均未之及。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所刊，為詞六十有五，《御選歷代詩餘》云『《碧山樂府》二卷』，則此刻似非完書。光緒戊子春日，覆刻元本《蘇辛詞》畢，復取鮑氏刻本重加校訂，並增入戈順卿校勘數則，付諸手民，以公同志。」見王鵬運輯：《花外集》，收入《四印齋所刻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2a。

<sup>166</sup> 稿本《梁苑集》收錄王氏詩三十七首，詞二十九闕，雜文二篇，因字跡凌亂且多有塗改，乃王氏集中最難通讀者。目前所見釋文，以林玫儀先生〈稿本《梁苑集》對王鵬運研究之意義——以客居開封之交遊為中心〉一文發布者為多，本文提及之《梁苑集》作品，亦據此文轉錄。

之與人為善，而人定勝天之說為可憑也。至夫人事夫子以禮，周戚鄰以恩，禦患難以知，在他人有其一節，足以稱賢婦，于夫人皆為細行，宜乎汝舟仁丈樂為徵之圖咏，而省劬之家承先德于弗衰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繼之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省劬勉乎哉！苟能敬體夫人不得已之志，以求夫心之所安，則所謂無忝所生者，將放之四海而準矣。余不文，何足以光夫人之潛德？又迫于行役匆匆，不暇均語，乃推本夫人孝治之純，以勸省劬，用附于吟別贈言之義，省劬其不謬余言否？

書信一類，如上引鵬運〈致唐景崧書〉（收錄於《請纓日記》）、〈寄馮恩江劄〉（收錄於《蕙風詞話續編》），又有〈致繆荃孫書〉、〈致龍繼棟書〉<sup>167</sup>等。況周頤曾云：「半塘雜文存者絕少。檢敝篋得其〈寄番禺馮恩江（永年）手札〉舊稿。……半塘故後，其生平著作與收藏均不復可問。即其奏稿存否，亦不可知。此手札亦吉光片羽矣。」<sup>168</sup>可見鵬運雜文著作一類存者甚少。

至於奏議一類，雖是因職務而撰，對研究王鵬運而言，其重要性實不下於序跋題記、書信等雜文。況周頤〈半塘老人傳〉云：「鵬運直諫垣十年，疏數十上，大都關係政要。」<sup>169</sup>鵬運居官內閣，自光緒十九年（1893）至二十六年（1900）前後八年，上呈之奏摺及附片不少。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云：「其已刊行者，有《鷺翁集》、《味梨集》、《蝸知集》、《春蟄吟》諸稿，未刊行者，尚有多種，並有《半塘奏議》，亦待刊行。」<sup>170</sup>夏緯明〈王鵬運奏稿之發見〉云：

〔鵬運〕……的奏議多年來未發見，就是他的摯友朱彊村，在生前亦以未獲其奏稿為憾事。因為王歿於江蘇後，其叢書遺稿悉由家屬攜回河南開封，老屋敗篋，蛛網塵封，積年未得董理。其後由半塘之嗣孫孝飴於零縑殘楮之中尋出《半塘言事》一冊，乃其生前所留之諫草，冊首有王氏以半塘僧署名之簡短自序。此稿向未刻印，外間亦無流傳。我最近始得向孝飴假閱，全冊共計奏稿廿七封，連同附片共五十二件。（在同一奏稿內，而另奏其他事項，謂之

<sup>167</sup>〈致繆荃孫書〉見顧廷龍編：《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656-658。又，〈王鵬運致龍松岑書〉，來源署「鐵崖山館藏稿」，見《越風》，1936年第22期，頁35。

<sup>168</sup>況周頤原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收入《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頁115「半塘雜文」條。

<sup>169</sup>況周頤：〈半塘老人傳〉，頁165-167。

<sup>170</sup>王序梅：〈王半塘老人傳略〉，頁6。

附片。)其中大多是東華錄及軍機處檔案裏不見的，而是「留中」之件。(凡奏稿在當時皇太后或皇帝閱覽之後，不準備發表的，就不發到軍機處，把它留在宮內，就稱為「留中」。)半塘奏稿不少是關係到國家大政的，……從以上這些奏稿中，可以看到半塘的政治思想和經濟方略，在當時是力圖強國富民，反對侵略，具有愛國進步思想的，而並非僅僅以一個專以詞名的文學之士，其抱負概可想見。……其家藏抄本是從光緒十九年十一月起至廿二年三月止(公元1893-1896)，只有四年，其後六年的奏稿未有。半塘是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始出京的，後六年的奏稿全部未見，或者是在他死後散佚，亦或許是半塘在請暫緩園居一事之後，不願再將諫草留存，但這些都是揣想的情形，尚有待今後的搜集發見。<sup>171</sup>

據王梁宜女士所藏祖父王序梅(孝飴)札記，有〈半塘老人奏議〉一篇，抄錄鵬運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四年(1898)九月二十一日上呈摺、片之題名，其後且有記語，云：

起自光緒十九年十一月，訖至二十四年九月，共奏三十四件、附片三十三件，簽注一件。計原稿本暨附本各一冊，附本於前歲贈近代史研究所，原稿於去夏捐贈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矣。一九六六年秋九月，孝飴補記。

序梅抄錄之〈半塘老人奏議〉，應即《半塘言事》收錄之奏稿題名。唯就收錄之摺、片數量與奏稿時間，二者有所出入。夏氏云所見《半塘言事》收錄奏摺二十七件、附片二十五件，共五十二件，時間為光緒十九年十一月至二十二年三月。序梅記語云〈半塘老人奏議〉收錄奏摺三十四件、附片三十三件、簽注一件，共六十八件，時間為光緒十九年十一月至二十四年九月，唯尋檢〈半塘老人奏議〉抄錄之題名，奏摺應為三十七件。序梅謂半塘奏議之原稿(即《半塘言事》)於一九六五年夏捐贈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所錄副本於一九六四年捐贈近代史研究所。唯據王梁宜女士所藏序梅與桂林市文物管理小組之書信，知原稿已於一九六七年桂林武鬥時毀於火。至於奏議副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學通先生，曾於一九八七年發表〈《半塘言事》選錄〉一文，云：「《半塘言事》係王鵬運於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間部分奏稿及附片的抄本……。」<sup>172</sup>此文選登王氏摺、片三十件，唯是此

<sup>171</sup> 夏緯明：〈王鵬運奏稿之發見〉，《藝林叢錄》第六編，頁348。

<sup>172</sup> 李學通整理：〈《半塘言事》選錄〉，《近代史資料》總第65號(1987年5月)，頁37。李先生當

篇發表以後，鮮受注意，亦未見王鵬運研究者引述。

王氏奏議普遍為人所知者，為一九九六年張正吾等編之《王鵬運研究資料》，收錄王氏奏摺三十五件<sup>173</sup>，包括摺二十六件、附片九件，其中〈外患日深請講求商務摺〉後尚附有〈總理衙門議覆王鵬運條陳商務由〉。然此書未說明此批資料之來源。朱存紅《王鵬運研究》云：

廣西師大圖書館所藏《王鵬運奏摺》抄自中國第一歷史博物館，記有摺、片共三十四件。另據張正吾等編《王鵬運研究資料》可補〈請鑄銀元開礦務摺〉和〈為首禍之臣情罪重大請飭交廷議摺〉二件。據《翁同龢日記》、《康南海自編年譜》、夏緯明〈王鵬運奏稿之發見〉及《光緒朝實錄》、光緒朝《東華續錄》等也可以考見不少。<sup>174</sup>

「中國第一歷史博物館」當作「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址在北京故宮西華門內。朱氏以《王鵬運研究資料》比對廣西師大圖書館所藏，得摺、片共三十六件。按：廣西師大所藏王鵬運奏摺謄鈔於四百字稿紙之上，數量為三十三件，朱氏所云「摺、片共三十四件」，實則包括前述〈總理衙門議覆王鵬運條陳商務由〉<sup>175</sup>。《王鵬運研究資料》收錄者較廣西師大鈔本多二件，可知兩者來源應相同（第一檔案館）。唯筆者曾至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查對王鵬運奏摺，得摺、片二十三件，與《王鵬運研究資料》所載不盡相同。經過比對，第一檔案館所藏摺、片中，有六件為李學通〈《半塘言事》選錄〉、《王鵬運研究資料》所無。此外，臺北故宮博物院亦藏有王氏附片三件<sup>176</sup>。

茲就夏緯明〈王鵬運奏稿之發見〉提及之奏摺數量、王序梅〈半塘老人奏議〉

時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

<sup>173</sup>張正吾、藍少成、譚志峰編：《王鵬運研究資料》，頁 80-144。

<sup>174</sup>朱存紅：《王鵬運研究》，頁 23。

<sup>175</sup>廣西師大圖書館所藏王氏奏摺資料，悉由中山大學李保陽先生協助查對，特此致謝。

<sup>176</sup>軍機處檔摺件，包括：1. 文獻編號 133876，事由：「奏為當夷窺伺之始李鴻章狃於和議著著落後坐失事機致令夷兵先據漢城葉志超孤軍坐困等由」（光緒二十年七月十六日）。2. 文獻編號 133877，事由：「奏為吉林將軍長順貪鄙操切於軍務尤非所長今年辦理農安民變一案措置諸多失宜等由」（光緒二十年七月十六日）。3. 文獻編號 133879，事由：「奏請飭下戶部酌擬變通捐級章程於官員常捐加級事例上酌增實銀數名為海防加級一切降罰和罪俱准抵銷等由」（光緒二十年七月十六日）。詳見「明清與民國檔案跨檔案資料庫檢索平臺」（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c/archive/archivekm>）。

所列標目和記語，以及李學通《〈半塘言事〉選錄》、張正吾等《王鵬運研究資料》收錄之奏摺數量，列表如下：

來源	總數	摺	片	簽	起（光緒）	訖（光緒）
〈王鵬運奏稿之發見〉	52	27	25	0	19年11月	22年3月
〈半塘老人奏議／記語〉	70/68	36/34	33/33	1/1	19年11月19日	24年9月21日
《〈半塘言事〉選錄》	30	20	10	0	19年12月17日	21年12月25日
《王鵬運研究資料》	35	26	9	0	19年11月19日	26年閏8月11日

若據王序梅〈半塘老人奏議〉抄錄之奏摺名稱，以及《王鵬運研究資料》、《〈半塘言事〉選錄》所載奏摺內容，筆者所見臺北故宮、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奏摺，以及《光緒朝硃批奏摺》<sup>177</sup>、《德國侵占膠州灣史料選編(1897-1898)》<sup>178</sup>等書收錄之奏，可知鵬運上奏之摺、片至少有七十二件，其中有目無文者十六件，可掌握內容者共有五十六件。《半塘言事》為王氏奏議之原稿，其他則來自宮中硃批奏摺或軍機處錄副奏摺。王氏奏議所陳時事及表現之政治主張，對其一生功業及仕宦之研究，至為重要。若依奏議撰作時日與詞作彼此參照，對於詞作中的隱喻、所抒發的感慨與寄託，當可有更深入之體會。

詩作方面，《王鵬運研究資料》輯錄鵬運詩作七首，包括絕句六首、律詩一首<sup>179</sup>。其中四首可知來源，乃自鵬運跋語及詞序中所得。鵬運〈稼軒長短句跋〉云：

校彙《稼軒詞》成，率題三絕于後：「曉風殘月可人憐，婀娜新詞競筦弦。何侶三郎催羯鼓，夙醒餘穢一時捐。」「層樓風雨黯傷春，烟柳斜陽獨愴神。多少江湖憂樂意，漫呼青兕作詞人。」「信州足本銷沉久，汲古叢編亥豕多。今日雕鏤撥雲霧，廬山真面問如何。」戊子初春，臨桂王鵬運幼霞書於四印齋。<sup>180</sup>

<sup>177</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19冊，頁616，編號337；頁656，編號366；頁734，編號431。

<sup>178</sup> 青島市博物館、第一歷史檔案館、青島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德國侵占膠州灣史料選編(1897-1898)》（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15-317。按：據茅海建〈康有為與「真奏議」——讀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文中引述之《德國侵占膠州灣史料選編》資料，可補兩篇僅題名見錄於王序梅〈半塘老人奏議〉之奏摺，見《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頁37。

<sup>179</sup> 張正吾等編：《王鵬運研究資料》，頁196-200。

<sup>180</sup> 王鵬運輯：〈稼軒長短句跋〉，《四印齋所刻詞》，頁2。

三首絕句之外，光緒七年(1881)辛巳，鵬運曾賦〈長亭怨慢〉(乍吹起、秋心千疊)詞，題為：「『亭皋木葉下紛紛，七見秋光老薊門。多少天涯淪落意，未應秋士獨消魂。』此己卯口占句也。容易秋風，又逢搖落，古所謂『樹猶如此』者，豈欺我也。用石帚仙自製腔以寫懷抱。」<sup>181</sup>可再輯得絕句一首。然而，另有三首未註明出處：〈無題〉云：「天氣陰沉露早春，小窗獨立盼天晴。雨餘風定枝頭雀，時喚清音一兩聲。」〈雨中黃昏過〉云：「連朝陰靄障層巒，遍地官民行路難。霧裏黃昏增寂寞，雨中秋意倍闌珊。牛羊歸去茅簷晚，松柏猶存三徑殘。客至扣門無犬吠，滿庭橘柚不勝寒。」〈送巨贊之西山〉云：「西山最好是茶香，此去何妨多品嘗。他日山中相對飲，倚闌松頂看潯江。」三首中僅末首提及確切之人名、地名，西山位於桂平，而「巨贊」似指「巨贊法師」，其曾應桂平佛教界人士邀請，駐錫於西山龍華寺。此詩之來歷，應可續作考證。

自鵬運詞集中輯得其詩作，除前述〈長亭怨慢〉(乍吹起、秋心千疊)一例，林玫儀先生尚於鵬運〈金縷曲〉(塞草青青裏)及〈齊天樂〉(卜居窮巷東西住)二詞之註語，輯得絕句五首。二詞出自《四印齋詞卷·磨驢集》，詞末註語云：

詞成，意未盡愜，復題三絕，附書於此。「長城飲馬幾經春，未遣金雞放逐臣。一語似君應莞爾，譬如元是此州人。」「雲山牢落休耽酒，風雨沉冥好著書。猶有文章足千古，須知吾道未全孤。」「富貴回頭春夢婆，負瓢有客日行歌。講堂岑寂邊笳裏，瘴海風烟較若何。」

右悼柳。龍蛇之歲與疇丈結鄰，庭柳依依，嘗倩暘谷山人繪圖徵詠。自予南歸，屋主惑形家言，刈蘭當戶，竟摧為薪。去冬抵都，疇丈贈詞，自注：「南鄰柳色，每以懷人，今夏特遭翦伐，心甚惡之。」余題二絕句云：「扳條舊日共題詩，小別常牽夢裏思。多謝故人珍重意，天涯傳遍柳枝詞。」「門巷依稀舊境諳，重來驚失影毵毵。無端卻笑桓宣武，搖落何心怨漢南。」<sup>182</sup>同治十年(1871)辛未，張之洞、潘祖蔭會落第舉人於北京龍樹寺。鵬運有詞〈木蘭花慢·龍樹寺〉(晴檐飛絮雪)紀其事，詞末注云：「同治辛未，潘文勤公宴下第公車

<sup>181</sup>《四印齋詞卷·袖墨詞》，頁15。此詞又見於《半塘乙稿·袖墨集》，頁11；稿本《袖墨詞》，頁7a；《薇省同聲集·袖墨詞》，頁6；《半塘賸稿》，頁2。按：《四印齋詞卷》「薊門」誤作「蘇門」。

<sup>182</sup>林玫儀：〈三種四印齋詞卷之彙校及其版本源流〉，頁147、148-149。

四十二人於龍樹寺，皆一時名勝也。說者以擬臨朐相國萬柳堂己未禊飲。」<sup>183</sup> 夏孫桐曾將當時名士手割裝冊徵題，鵬運為題絕句四首，名為〈辛未禮闈後，張孝達制軍與潘文勤公大公名士於龍樹院治觴，選客手割七通，夏閏枝編修裝冊徵題〉：

槐龍突兀老秋霜，猶護當時選佛場。二十七年談舊事，依稀墨瀋姓名香。

(其一)

月旦偏從下第新，尚書冰鑑重人倫。牛心未啖周郎炙，愧負平生毳毳身。

(其二)

材用由來為世儲，諸賢遭際定何如。可憐憔悴風塵底，付與荊州數鯽魚。

(其三)

益都清宴徒佳話，吳縣風流賸斷箋。極目煙塵壇坫冷，朱門槐柳自森然。

(其四)

四首詩作收錄於《晚晴簃詩匯》卷一六四<sup>184</sup>。又河南《庠聲》週刊有〈半塘老人遺稿〉，收錄王鵬運絕句八首：

不求官職不求名，贏得孤吟字字清。世有東坡閑瞪目，定應呼我野狐精。  
老良索句似燒鉛，燒得黃金便是仙。一夕凡鉛都埽盡，自然功行十分圓。  
迂仙詩焰似禪燈，已證光明最上乘。不是禪心真入定，尚愁破戒有摩登。  
果有仙才定有緣，丹經妙處要師傳。蓬萊風引船難到，何不飛空學羽仙。  
虛聞博望探河源，祇見黃流出禹門。九至灣環行不盡，幾人真個到崑崙。  
百遍推敲一字安，天然好句得來難。好詩不是窮方好，埋沒才情半為官。  
如果詩文壽獨長，只應四庫不勝藏。糊窗覆甌尋常見，到底難瞞是眼光。  
竹肉功夫日漸深，賞音難得況知音。饒他世好時時變，只學吹竽不學琴。<sup>185</sup>

其後有識語，云：

半塘老人為余曾岳叔祖，工樂章，為有清詞壇大家，詩則向無刊本。此係老人舊稿之存於世者，莊誦再三，不禁興仰止之歎。癸酉春許敬武謹識。

<sup>183</sup>《蝸知集》（半塘戊稿），頁 17a。按：潘文勤即潘祖蔭。

<sup>184</sup>徐世昌編，聞石點校：《晚晴簃詩匯》（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8 冊，頁 7149。按：劉映華〈王鵬運年譜〉「同治十年辛未（1871）二十二歲」亦提及夏孫桐徵題一事：「《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六十四載鵬運詩，其中二首云：槐龍……月旦……。」劉氏僅錄詩作二首，實有四首，見《廣西文史》，2004 年第 1 期，頁 72。

<sup>185</sup>〈半塘老人遺稿〉，《庠聲》，1993 年第 20 期，頁 78。

筆者曾向王禹晶女士請教，知許敬武又名許頤修。王序梅《半塘老人鈐印》跋語云：「又客歲在書肆見有金陵盧氏飲虹簾影印之《宋詞十九首》，其原本即為吾家舊遺之物，展轉由余堂姪婿許頤修售之於盧者。」稱許頤修為「堂姪婿」，乃因序梅為鄆（瑞周）之子，而許氏之妻王敏曾，為序梅伯父王瑞章之孫女<sup>186</sup>。瑞章乃王維翰之長子，即鄆之大哥、鵬運之侄子；敏曾為瑞章之孫女，故其夫婿許頤修稱瑞章為岳祖父，稱鄆為岳叔祖、稱鵬運為曾岳叔祖。

此外，林玫儀先生於稿本《梁苑集》輯得詩作三十七首，茲錄部分<sup>187</sup>如下：

1.〈十月九日黎獻臣招同楊子經傳蓮舟、裘賜秋、管敬伯、李文石集張孟則借園為展重陽之會，獻臣詩先成，依均奉和〉

倦客獸羈塵，出門畏揚堞。壺觴集羣屐，愁顏為君破。  
短髮帽頻簪，秋杪風力大。霜螯美共持，雨芽香入磨。  
臨流一舒嘯，滌盡煩襟浣。誰書奇石奇，群鶩餓隸餓。  
驕陽憶悲游，病歸百日臥。忽睹寒花妍，始訝新霜過。  
微生藥裏餘，復廁詩人座。瘦骨尚支離，豪情久摧挫。  
笙璫發異響，聞歌噤莫和。催詩雨忽來，短轅愁坎軻。  
猶勝似乘船，騎馬知章賀。（時有冒雨策蹇歸者，故調之）

2.〈借園奇石歌〉

秋風慘淡吟懷孤，尋詩勝友相招呼。為言借園有奇景，三峰天外來蓬壺。  
一峰玉立青珊瑚，嵌空玲瓏百態俱。兩峰差小各有致，俯仰不啻花承榭。  
平泉未用嘅千一，皴雲題字良非誣。（「平泉千一」，獻臣題石語。「皴雲」，文石題語。）嘗聞宣龢事艮岳，花石綱運勞千夫。封侯枉自號磐固，雲烟變滅唯榛蕪。  
我笑長房無乃愚，鞭驅頑石東海隅。彼哉何足禦蛟蜃，向人袖底供嬉娛。  
便憑神力得速化，柔毛被體真區區。吁嗟此石豈不好，昂昂千里雲中駒。  
反令風塵久埋沒，麤沙巨浪相揶揄。即今拔識詫奇絕，吟賞大抵皆酸

<sup>186</sup> 據王女士言，王敏曾早逝，許氏弟兄姐妹皆不知外祖父王序口之名。按：王女士父親云瑞章之子王序口，極聰明，人稱小諸葛，一九二〇年代參加革命黨，死於監獄，育三子華曾、友曾、全曾，二女敏曾、慧曾。敏曾為長，生於一九一〇年左右，全曾最幼，生於一九二〇年後期，自幼而喪父，由王鄆撫養。

<sup>187</sup> 王鵬運詩作向來少見，此處錄林玫儀先生〈稿本《梁苑集》對王鵬運研究之意義——以客居開封之交遊為中心〉一文中引用之十五首詩作。

儒。抱材所遇乃如此，天生尤物胡為乎。借園主人慎勿疏，世人所寶皆砧砧。此物崢嶸足光怪，包韞精氣無時無。古苔蒼蘚休剔除，恐騰異采驚天衢。臨風倘變乘雲去，護持切囑平頭奴。

3.〈次均獻臣、孟則和劉南卿廉訪感懷〉

倦客春懷淡似秋，殘寒猶戀敝羊裘。梁園謔管空陳迹，故國雲山感夢游。差幸有年占瑞雪，好憑尊酒慰離憂。相期莫負看花約，弔古平臺最上頭。

4.〈疊均東賜秋，即倣其體〉

江右詩人屬賜秋，家聲久重五雲裘。眼中塊壘皆兒戲，物外逍遙賦遠游。餘事丹青任揮灑，中年絲竹寫煩憂。春風自艷閑桃李，爭解縈青到白頭。

5.〈題獻臣「太行觀雪圖」〉（三首）

綺歲酣歌行路難，凍雲如絮擁征鞍。無端群玉峯頭立，似得詩心爾許寒。兔園授簡等俳諧，獨踏瓊瑤笑口開。指點魯雲巉絕處，親騎白鳳覓詩來。廿年遊迹未模黏，約略吟聲出畫圖。我亦天涯走風雪，了無奇句付奚奴。

6.〈疊均答獻臣兼柬文石〉

勞生縛塵網，溷跡雜堀堞。朵雲忽飛來，疾雷驚柱破。平生遇敵怯，未嘗分小大。矧君健筆力，扛鼎如旋磨。珠璣粲盈握，觸處常愁浣。欲賡白雪高，自惜寒蟬餓。李子詞壇雄，老貌當道臥。說士及鯁生，嗜痂得毋過。願于雙樹間，說法側高座。冥心契沆瀣，矜情自折挫。嘗鼎得一臠，名香薰百和。鴛鴦逐飛黃，十行九輶軻。安得賦游仙，常親水部賀。（賀沆事見《眉山集》）

7.〈吳養雲「歸舟載石圖」〉（二首）

延陵公子舊風流，隨分携琴載鶴游。贏得清名邕管外，不教廉石占千秋。萬里歸裝一葉輕，江流合讓使君清。錦囊認取當時句，多少甘棠蔽芾情。

8.〈題抱仙「攜琴訪友圖」〉（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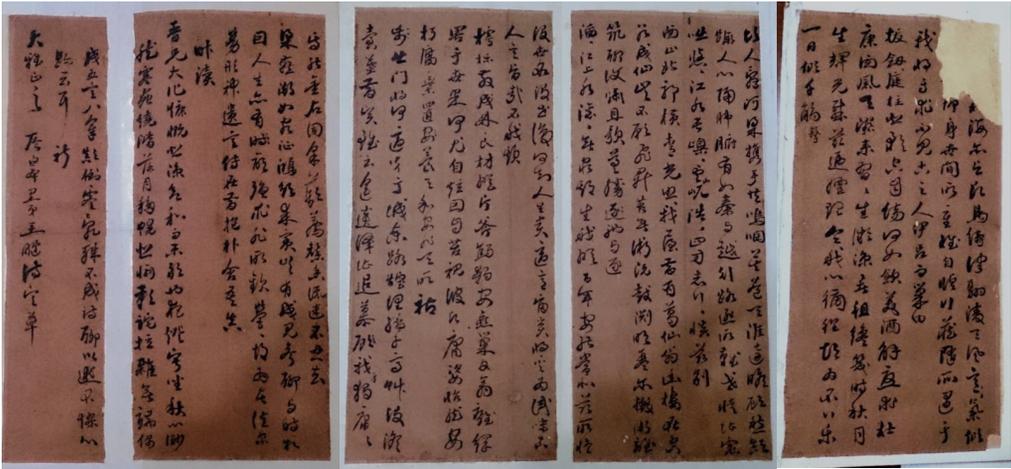
蘇門北望渾征駢，典午風流悵落暉。忽漫披圖發幽賞，遼天鴛鳳想依稀。檣李清風天籟閣，墨林佳話艷前賢。錦囊珍重傳先澤，輝映江鄉五百年。藉君吟嘯鎮從容，法物摩挲古意濃。足媿愔愔琴德否，寶彝新載郤侯封。（抱仙刺史時官浙川，得周都侯鼎）

9.〈洪省劬師古圖〉（二首）

浪蕊浮花莫弄姿，傲霜欺雪便能奇。稜稜骨像看圖畫，始信先生自得師。

賦得新詩筆有神，為花寫照自傳真。東籬高士巢居叟，知否千秋有替人。

上述詩作釋文，皆未見他處引錄。鵬運後人王梁宜女士另藏有鵬運手書五言詩八首，詩後且有識語。承王女士惠示，茲錄出如下<sup>188</sup>：



圖二十：王鵬運手書五言詩八首

□□□北海，亦與江鳥儔。健翻凌天風，意氣傾□□。□仰身世間，所重惟自脩。行藏隨所遇，于我將焉求。不見古之人，伊呂與巢由。

拔劍擊庭柱，悲歌空自傷。何如飲美酒，解憂求杜康。西風天際來，習習生微涼。暑徂纔幾時，秋月生輝光。感茲遞嬗理，令我心徬徨。胡為不行樂，一日傾千觴。

故人辭河梁，攜手共嗚咽。莫道天涯遠，瞻顧愁顛蹶。人心隔肺腑，有如秦與越。行路匪所難，老情堪震咄。悠悠江水長，嶮嶮雲山岫。浩浩四方志，行行慎茲別。

西山北郭橫，青光照我屋。昔有葛仙翁，幽棲在空谷。成仙豈不願？飛昇苦無術。既鼓淵明琴，亦擊漸離筑。聊復嘯且歌，蓋勝馳與逐。

滔滔江上水，滾滾無窮期。生我願百年，安能常如茲？所懷沒世名，沒世復何知。人生貴適意，富貴將奚為。試味古人言，旨哉不我欺。

<sup>188</sup> 文字內容承蒙施隆民教授指點，特此致謝。

樗櫟散成林。良材縱斤斧。鷓鴣安舊巢，  
文禽離網罟。于世界何尤，自炫因自苦。  
視彼凡庸姿，怡然安朽腐。棄置養天和，  
安非天所祐？

出門將何適，彳亍城東路。煙埋孺子亭，  
艸沒澹臺墓。昔賢雖云遠，遺澤堪追慕。  
我身獨庸庸，焉能金石固。采蘋薦馨香，  
流連不忍去。

梁燕遊如客，征鴻欲來賓。豈有成見參，  
聊與時相因。人生亦有命，強求非所欽。  
營營胡為者，徒爾勞形神。遺言傳在昔，  
抱樸含吾真。

昨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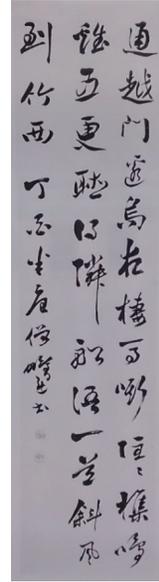
晉兄大作，慷慨悲涼，欲和而未敢也。夜  
燈寂坐，秋心渺然，寒蟲繞階，落月移幌，悲愉歎詫，拉雜無端。偶成五言  
八章，顛倒零亂，殊不成詩，聊以述不謬心跡云耳。祈  
大雅正之。辱臬里弟王鵬運詩定草。

八首詩風格近似古詩，蒼涼悲慨。王氏以詞名世，其詩歌作品則鮮為人知。此八首皆前所未見，可為王氏詩歌創作研究提供新材料。

劉漢忠〈清代廣西文人墨痕錄〉<sup>189</sup>一文云：

半塘先生墨蹟於晚清四大詞家中流傳最為稀見。……筆者得見者為田家英小  
莽蒼蒼齋舊藏七言詩軸一件，紙本，縱 129.6 cm，橫 32.2 cm，行草書題詩  
云：「通越門邊烏夜棲，馬嘶隱隱雜鳴雞。五更聽得鄰船語，一聲斜風到竹  
西。」款識「丁酉半唐僧鵬運書」後，鈐朱白文篆書「王鵬運印」、朱文篆  
書「半塘」二印。「丁酉」為光緒二十三年(1897)，時半塘流寓揚州。

此七言詩軸收錄於《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見圖二十一)<sup>190</sup>，唯劉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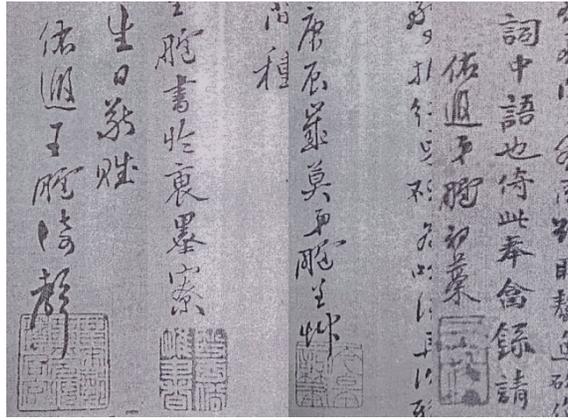


圖二十一：小莽蒼蒼齋七言詩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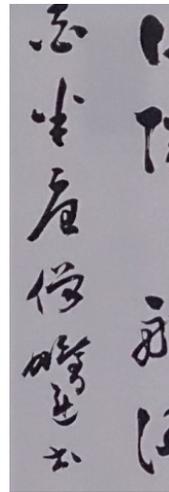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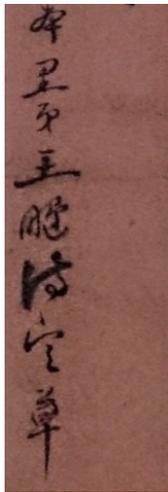
<sup>189</sup> 劉漢忠：〈清代廣西文人墨痕錄〉，《廣西文史》選二集，中冊，頁 520。

<sup>190</sup>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圖版一一四「王鵬運行書七言絕句詩軸」。按：「小莽蒼蒼齋」為收藏家田家英(1922-1966)之書齋名。

云「一聲斜風到竹西」句，「聲」字當作「道」。按：此詩乃是張燕昌〈鴛鴦湖棹歌〉其中一首，並非鵬運詩作。又，《王龍唱和詞》手稿及前述八首古詩之落款，「鵬運」二字以合文之形式呈現；此詩之題署，則與前述差別甚大（見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且由全詩字跡觀察，是否出自鵬運之手，仍俟考。



圖二十二：《王龍唱和詞》「鵬運」合文落款



圖二十三：八首古詩「鵬運」合文落款 圖二十四：七言詩軸「鵬運」合文落款

劉氏文中又云：

項文彥「綠天草盒淪茗圖」有王鵬運、鍾德輝、傅潛、蒲華、吳倉碩、李之實、況周頤、王夢湘、繆荃孫、張祥齡十餘家題識。半塘行書題絕句三首，

時為癸巳即光緒十九年。

奇絕江南老畫師，個中解著陸天隨。春陰漠漠涼如水，漫向東風感絲口。<sup>191</sup>

任城突兀樓酒高，萬丈晴虹吸海濤。(劉藏春句)。卻怪隔牆吟望久，不將飲興付春醪。(庵在太白酒樓側)。

中車鄰巷過從密，心事蕭寥共短檠。昨夜月明君憶否，荒齋風雨沸瓶笙。半塘詩無專集，偶存吉光片羽，光氣自不可掩。詩後題云：「蔭階老前輩大人屬題，即請教正，癸巳五日半塘老人王鵬運初稿。」鈐白文「半唐老人」印。癸巳為光緒十九年(1893)。蔭階為查恩綏號，字承先，以舉人曾官內閣中書，為薇省老前輩，故題識者多為薇省後輩詞人。畫家項文彥，淮陰人，擅山水，筆致蒼勁。

此圖有多人題詠，其中有半塘絕句三首。項文彥「綠天草龕淪茗圖」見於拍賣網站，然僅可得見局部而未能見及鵬運題詠處<sup>192</sup>，故無法考察字跡、進而討論其真偽，姑識於此。若此圖之王鵬運題識為真，當可再補輯鵬運佚詩三首。

## 五、結 語

當前有關王鵬運之研究，分為兩大重點：

### (一) 王氏詞學的成就

#### 1. 詞體創作之成就：

王鵬運傳世著作，有文、有詩、有詞，以詞之創作為大宗；今統計各集，王氏詞作多達七四四闕。王氏於卒前二年親自精選詞作一三九闕，託付友人朱祖謀刻為《半塘定稿》，此一三九闕，占其詞總量之 18.68%；其後朱氏傷其刪削過甚，復由餘作中選輯五十二闕成為《半塘賸稿》。二書共收錄詞作一九四闕，佔王氏詞總量之 26%，相對於納蘭詞三百餘闕、項廷紀詞二百餘闕，數量已然不少，足以自成

<sup>191</sup> 按：絲口，不詞。此處疑為缺字。

<sup>192</sup> 詳見「博寶拍賣網」：<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245-1221109.shtml>，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

一家。筆者認為：研究王鵬運的生平事蹟、遊蹤以及友朋酬唱，固可援引全部詞作之詞題及內容；然而，若欲探討王氏詞作之藝術成就，則宜尊重其意見，以《半塘定稿》作品為標的，次則參考《半塘臚稿》之作，不宜引用其他王氏視同淘汰之作品，作為統計或批評的依據。

有關半塘詞之成就，前引朱祖謀〈半塘定稟敘〉云：「君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鍼芥。」朱氏復於〈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譽之云：「香一瓣，長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較茗柯雄。嶺表此宗風。」花外，指王沂孫《花外集》，此句可與「君詞導源碧山」相印證。蔡嵩雲《柯亭詞論》云：「碧山、玉田生當宋末元初，黍離麥秀之感，往往溢於言外。二家雖同出白石，而各具面貌。碧山沉鬱處最難學，近代王半塘，即瓣香碧山者。」<sup>193</sup>按：半塘嘗自言：「深慚紅友之持律，有愧碧山之門風。」<sup>194</sup>可知諸家所論，實中肯綮。

## 2. 輯印詞籍之貢獻：

關於半塘刻詞、校詞之貢獻，可分兩方面論之：一為選擇宋元善本，刻入《四印齋所刻詞》、《彙刻宋元三十一家詞》等，另一是為各書撰寫題識，或論述版本，或評介詞風，茲分別論述：

況周頤嘗云：「王幼霞給諫（鵬運），自號半塘老人。……清通溫雅，初嗜金石，後乃專一於詞。其四印齋……所刻詞旁搜博采，精采絕倫，雖虞山毛氏弗逮也。」<sup>195</sup>又，陳匪石《聲執》云：

《四印齋所刻詞》王鵬運刻。惟《雙白詞》非善本，其餘大概善本或孤本；且有影刊宋、元槧者，校讎亦精。附宋、元三十一家詞，亦皆孤本。原刻外，上海有縮影本。<sup>196</sup>

陳銳《寰碧齋詞話》云：「光緒己亥，半唐給諫臚舉五例校定《夢窗詞》。迄戊申，古微先生重加校刻，極為精審。」<sup>197</sup>可見半塘選刻詞籍之精審，制訂校定義例

<sup>193</sup> 蔡嵩雲：《柯亭詞論》，收入《詞話叢編》，第5冊，卷下，頁4913「碧山玉田各具面貌」條。

<sup>194</sup> 況周頤原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收入《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頁115「半塘雜文」條。

<sup>195</sup> 同前註，頁139「四印齋所刻詞」條。

<sup>196</sup> 陳匪石：《聲執》，收入《詞話叢編》，第5冊，卷下，頁4971「九種詞集」條。

<sup>197</sup> [清]陳銳：《寰碧齋詞話》，同前註，頁4204「鈔本夢窗詞」條。

之嚴謹，皆為同道稱譽。

至於為各書撰寫題識，則尤為珍貴，殆可作為入門之指引。如《樂府指迷》跋云：

右宋沈義父《樂府指迷》一卷，按明人刻本乃合玉田《詞源》下卷與陸友仁《詞旨》為一書，非沈氏原本也。此卷附刻《花草粹編》，凡二十有八則，明代刻書，往往意為刪節，其為足本與否，非所敢知。以世罕流傳，校刻以貽同志。至卷中得失，《四庫提要》論之詳矣。光緒己丑夏日，半塘老人運識。<sup>198</sup>

在詞家評鑑方面，《歷代詞人攷畧》云：

按：臨桂王給諫鵬運，自號半唐老人，近世詞學家之泰斗也。嘗謂：北宋人詞，如潘逍遙之超逸，宋子京之華貴，歐陽文忠之騷雅，柳屯田之廣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虛之婉約，張子野之流麗，黃文節之雋上，賀方回之醇肆，皆可撫擬得其仿佛。唯蘇文忠之清雄，夔乎軼塵絕跡，令人無從步趨，蓋霄壤相懸，寧止才華而已。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恆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並稱，其實辛猶人境也，蘇其殆仙乎！<sup>199</sup>

皆為深造有得之語。

### 3. 詞學風氣之提振：

所謂提振詞學風氣，如提挈友朋、金針引導、詞人唱和、組織詞社等，四者未可分割。在提攜後進方面，以朱祖謀及況周頤二家為代表。徐珂《近詞叢話》載云：

況夔笙為倚聲大家，著有《第一生修梅華館詞》，與王幼霞、朱古微相友善。其官秩亞於幼霞、古微，而聲望實與相埒。嘗自述其填詞之所歷曰：「余自同治壬申癸酉間，即學填詞，所作多性靈語，有今日萬不能道者，而尖豔之譏，在所不免。光緒己丑，薄遊京師，與半塘共晨夕，半塘詞風尚體格，於余詞多所規誡。又以所刻宋、元人詞屬為校讎，余自是得窺詞學門徑。所謂重、拙、大，所謂自然從追琢中出，積心領神會之，而體格為之一

<sup>198</sup> [宋]沈義父：《樂府指迷》，同前註，第1冊，頁286「四印齋所刻詞跋」條。

<sup>199</sup> 況周頤：《歷代詞人攷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況周頤集》第6冊，影印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卷11，頁15b。

變。半塘亟獎藉之，而其它無責焉。」

又云：

朱古微為倚聲大家，著稱于光宣間，其所著為《彊村詞》。嘗視學廣東，未滿任即解組歸。嘗曰：「予素不解倚聲，歲丙申，重至京師，王幼霞給事時舉詞社，強邀同作。王喜獎借後進，於予則繩檢不少貸，微叩之，則曰：『君於兩宋塗徑，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後詞耳。』」貽予四印齋所刻詞十許家，復約校夢窗四稿，時時語以源流正變之故。旁皇求索為之，且三寒暑，則又曰可以視今人詞矣。示以梁汾、珂雪、樊榭、稚圭、憶雲、鹿潭諸作。會庚子之變，依王以居者彌歲，相對咄咄，倚茲事度日，意似稍稍有所領受，而王則翩然投劾去。」<sup>200</sup>

此為況、朱二人之自述，為徐珂所記，確然可信。

對於填詞一道，半塘亦頗多創見。況周頤曾提及：

1. 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諸賢不可及處在是。
2. 重者，沉著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
3. 半塘云：「宋人拙處不可及，國初諸老拙處亦不可及。」
4. 「恰到好處，恰夠消息。毋不及，毋太過」。半塘老人論詞之言也。
5. 吾詞中之意，惟恐人不知，於是乎勾勒。夫其人必待吾勾勒而後能知吾詞之意，即亦何妨任其不知矣。曩余詞成，於每句下注所用典。半塘輒曰：「無庸。」余曰：「奈人不知何？」半塘曰：「儻注矣，而人仍不知，又將奈何？矧填詞固以可解不可解，所謂烟水迷離之致，為無上乘耶。」<sup>201</sup>

前三條為《蕙風詞話·卷一》第三、四、五條，頗有開宗明義之意味。上述數條皆引述王鵬運語，其中「重、拙、大」之說更是廣為人知，由此可見鵬運詞學觀對於況氏的重大影響。蔣兆蘭《詞說·自序》云：

有清一代，詞學屢變而益上。中葉以還，鴻生疊起，闢門戶之正，示軌轍之程。逮乎晚清，詞家極盛，……其間特出之英，主壇坫，廣聲氣，宏獎借，

<sup>200</sup> [清] 徐珂：《近詞叢話》，收入《詞話叢編》，第5冊，頁4227「況夔笙述其填詞之自歷」條、頁4228「朱古微述其填詞之自歷」條。

<sup>201</sup> 況周頤原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卷一》，收入《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頁3「作詞有三要」、「詞重在氣格」、「宋清初人拙處不可及」條；頁4「毋不及毋太過」條；頁8「詞無庸勾勒」條。

妙裁成，在南則有復堂譚氏，在北則有半塘王氏，其提倡推衍之功，不可沒也。<sup>202</sup>

蔣氏所論可謂中肯。王氏於清末寓宦北京，創作之外，更與諸友唱和往來，推展詞學，厥功至偉，對於晚清以至民國詞壇影響深遠。

## （二）王氏生平、家族、時代、際遇、交遊、思想、心境之探討

近十年來，王鵬運詞集、序跋、奏摺等文本先後出版或公開，研究資料綦然大備，加以近人相關研究成果豐富，本文綜而論之，故能有所承傳及開創：

1. 透過近現代學者蒐集文本之成果，掌握王氏著作全貌，以作為論述依據。
2. 分析鵬運及其友朋作品之詞題、小序，相互印證、補充，考訂其生平事蹟。
3. 參考近現代學者研究成果及新資料，包括多篇學位論文、人物資料等。

4. 釋讀桂林市育才小學內之王鵬運墓園現存墓碑，考知王氏家庭、子嗣。張正吾等於一九九六年出版《王鵬運研究資料》，收錄鵬運、曹氏及王必達墓碑銘文，然重新排印後產生若干舛誤，且未及見鵬運元配向氏墓碑。此前林玫儀先生曾親至桂林勘查，本文承蒙先生惠贈照片，方得據以考證，進而獲得突破。

5. 鵬運之玄孫女王禹晶女士對於先世人物、事蹟之記述及補充不遺餘力。因機緣巧合，筆者於王女士個人網站拜讀其大作多篇，進而取得聯繫，遂得就若干疑點向王女士請教。又，王女士曾公布家族所藏鵬運草書墨寶，經過悉心研讀、推敲，並得書法大家施隆民教授指點，故能作出釋文，補輯王氏詩作。此等資料，乃前賢所未曾引及。

有關王鵬運的研究，尚待開創之處仍所在多有。本文結合舊材料與新資料，以多元的角度詳作分析，釐清過去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補充以往不得而知的詞人面貌，期盼對今後之王鵬運研究乃至晚清詞研究有所助益。

<sup>202</sup> 蔣兆蘭：〈自序〉，《詞說》，收入《詞話叢編》，第5冊，頁4625。





